

原

富

原富部丁下

英倫斯密亞丹原本

侯官嚴復幾道翻譯

篇七

論外屬（亦譯殖民地）

以下論新地所以開闢之故

歐洲國有外屬，尙矣。古希臘羅馬之所以拓國也，始皆以救過庭之患，資殖民而已。輓近英法波西之置外屬於南北美西印度也，雖亦有殖民之用，顧其所始，常委曲而難明。不若古者希臘之事顯而易見也。希臘多島國，而其勢內分，地褊戶稠，寔不能容，而鄰境之強庶相若，其勢不容并兼，則其民之健者自析，舉族浮海外，索荒遠新地居之。此如多利安之族，則集於義大里；昔昔利諸部矣。方羅馬之未興，此皆狉榛無化之壤也。而依阿念依阿述諸族，則集於亞洲之安息與伊秦海中諸島矣。其

中之民物治化。猶夫其義大里昔昔利也。民既占新壤矣。則其視舊邦如母。舊邦視之亦如子。有守望相助之恩。然如子長家分爲父母者。常聽其自主。不爲君臣之勢以臨之也。故名爲屬國。實則自爲政制。自張憲章。自擇君尹。其與鄰封有爭。亦自決戰媾之宜。不待請命舊邦而後行也。其爲事如此。舊史明晰可覆案也。

羅馬以合衆興。其土田有口分世業之制。口分世業者。以土壤分民。各得分地耕之。以傳其世者也。人事降繁。傳業分析之日多。舊制常不可復。并兼踰侈。往往數家之田歸於一主。欲救其治之末流。則爲限田之制。定一家之地。不得過五百猶格拉五百猶格拉者。約英田三百五十畝克矣。顧法立矣。而民猶抗巧相遁。故田制之不均。自若資富之殊。降乃愈甚。民之無田者衆。無田則無業。無業則其勢且不得爲齊民。非若今世之俗。民雖無田。但有積蓄。得貧田而耕。抑隸市籍爲賈監。猶足自立也。即不然。而以其身爲雇傭。爲工夥。猶可以得食。羅馬之世。富家有田。大抵畀群奴耕之。而以大奴爲之將。故貧民欲如今世之農佃。傭耕不能。城市工賈之業。坐列開肆。

者亦大抵富家奴爲其主役財者負勢而有護非貧民所能與競者也故無土不民其所賴以爲生者特每歲推舉國人立新時之领袖而已蓋羅馬律其中大官尹長歲由平民公推爲之新得立者則施惠徧及國中齊民其大將軍新拜者亦领袖軍士以爲常有時操政柄者欲抑豪民巨室之勢則時時舉勅削古法所謂分田限田者以燭其民於是無地者聚譁而巨室之力足相抗卒無所得則行徙民實新之政以慰安之此羅馬殖民地所由昉也顧方其國之盛也國兵四出燭土歲闢其殖民也非徒古希臘與後世之索諸海外竊遠有無什苦不可知而聽民自爲計也環羅馬舊都在義大里之境內夫已足用矣故名雖新地而其勢實同相匈奴之附庸猶爲一民主之所制也新屬小小法制民得因地自宜其大經大法若兵刑賦稅之令則猶宗羅馬之舊者所爲移民而殖於新者不徒取順民心而已力征新闢之地得此以鎮撫分戍之其疆圉乃益固故羅馬殖民之事與希臘有必不可同者不獨其所由起異也即其制亦大殊求於文字殖民地於羅馬拉體諾文曰哥倫尼亞言置戍

也。言建國也。於希臘額里思文曰。阿保幾亞。言分支也。言離宗也。雖然。二者之事不同。而其出於不得已而以教過庶者。則一而已矣。

輓近吾歐之於美洲西印度也。雖亦哥倫尼亞。而其事則與希羅二者皆殊。非由於不得已。一也。非以通過庶之民。二也。雖其爲用至衆。而欲明晰而言之。則又無可指。之實際。其始立也。用意之的既不可知。其後此之事驗也。又絕非當時覓地與來集者之所祈嚮。其體用之離何。其利益之廣狹。與夫流極之所底。試以問今之從政者。則未必能盡知也。

吾嘗夷考其事。則十四十五二棋之間。溫匿斯人爲申叔商桂之商。政諸印度。而故於歐洲諸國之間。以得大利。彼未能逕而取之於印度也。則常轉之於埃及焉。當此時。主埃及者爲馬美祿種。與西突厥爲世仇。而溫匿斯則亦仇突厥者也。其民甚富。爲馬美祿所貢。同仇共利。其交最睦。故其市幾爲溫匿斯之所專也。商利賑。波陀噶爾見而慧之。波多走海之民。十五棋間。其國晉與非洲西北部莫

路戈通而得金砂象牙之利。二物者莫路戈民所絕。非洲大漠而得諸其南之幾尼亞者也。（美洲未通時歐洲之金多出於此）以莫路戈之居間而利儉也。則日夜南駛求自通。幾尼亞之海道。波之國漸於大西洋。在地中海外。其勞便於爲此。於是十五棋之間。新地日出。若麥地拉。若庚拿利。若阿左里斯。若甲特威特。則非洲西偏之群島也。若幾尼亞。若羅嬰古。若剛戈。若安戈拉。若邊古意拉。則非洲西偏之海步與舊國也。而地維南盡。則以極南之好望角終焉。蓋所謂博浪山者矣。前者見溫置斯香藥之利。知印度之爲利數。則日夜扣心扼腕。求海道之可通。得博浪山爲中道之逆旅。故名其地爲好步頭。猶志喜之意也。一千四百九十七年。波人花思戈統海船四艘。發於力斯彭。航海十一周月。揆日候星。而抵印度之西岸。蓋求之以百年之勤。而一旦償其所欲得者。此歐亞二洲海通之始。二百年以降。來往成通塗矣。

花思戈之未得博浪山也。歐人之疑信半於時。稽奴亞走海人名科倫波者。業於天算之學。推地員之理。知東亞之可以西通。當是時人人欲達印度以甘心。而於其國

之經緯廣輶，則莫指實。即有二二擊空遠游，間闢履其地者歸而著紀，大抵多夸其
繇邈，若不可程計者。徒言去歐絕遠而已。於是科倫波言，果其地於東行絕遠，則山
西迴法宜益近。由此而絕西溟以通泰東之畫遂決。亦有天幸於時，西班牙后伊薩
白篤信其說，出私財力相其行。一千四百九十二年八月，纏帆出西之巴路斯澳，風
順波宿其十一月，舟抵巴哈麻島，則此後所謂聖多明戈者，蓋其去西班牙較花思
戈之去波陀噶爾爲先五年云。

然而所欲求通者，隱匿侈富之印度也，支那也，科倫波先後所求得者皆非其倫。若
聖多明戈之孤島及更西各地，雖於世爲創獲，而其地皆深箐長籬，不繫不耕，鳥夷
卉服者之所居，其去前二邦之庶富絕遠，而科之意，則以此爲同壤，其景物草昧者，
以其處海澨閼僻之故，自謂已之所得與瑪可波羅之所載者初非二物也。蓋西
人之至東洲而以文字留傳後人者，自瑪可波羅始。一馬於元世祖時行賈安息大
食間，隨元使入中國，見世祖旅居十餘年，嘗爲揚州太守，後航海由南洋達波斯歸

國紀所開見甚詳足補元史所不備也。其文字翔實可信，歐人心曉之。夫既意以爲同，則山川名字之間往往傳會證合，而其與后伊薩白書，遂譏然稱其土爲印度矣。且謂恆河距之不遠，而亞烈山大所用武處，皆在邦域中，其謬誤自發如此。即後漸覺其非，而終謂去所期者不遠，乃再出求之，而中美之地，若特拉斐瑪、若達利晏，以次出矣。

自科倫波之始誤，而後人沿認，遂使山川不幸無以自名，而永永稱印度。雖世塗日闢，群曉然於二地之遷庭，而沿習既久，則以西印度別之，而稱真而舊者爲東印度。此中美群島所以稱西印度之質因也。

其肇舟製糧而出也，既嘗爲西班牙之所資矣，故其得地雖荒瘠至不足道，其還報也有不得不爲夸詞者。夫地之所以富者，要皆基於動植而當是時聖多明戈所可道者，居何等耶？則有鼈鰐者，其爲物介於鼈與兔之間，爲其地最大之走獸，其種類初不繁，既通而至者挾猪犬與偕，不數年而鼈鰐與他類小小者盡，又有蜥蜴名蠍。

蠟較常種稍大是二物者其土人以爲芻豢焉若植物雖以民之皆竊無耕播者然尚不絕若玉米若蹲鴟若薯蕷若蕉實所在多有而皆爲歐洲所前無者顧得之莫之重也其養人去五穀之屬遠矣其所產者獨吉貝爲可貴蓋歐洲不產木棉自得此於西印而棉布之製績日繁其衣被群生殆過於蚕革絲枲而無不及者顧當十五棋之間其事猶未起也紗縠綿絹之屬其以棉爲之而至自亞洲者固爲時人之所貴而紡織之業莫之或操故雖其物誠珍而當時之人不知重新地之動植其無足稱如此然則科命波欲得以塞責者其惟求之于產中乎方其初至也見土人往往以金爲衣飾叩所由來則曰得諸谿澗頽岸之間於是知其地之有腴礦乃以是還報自是此行之不虛若爲西班牙開無限利源也其返國也朝謁王若后於喀斯提律引叩驢行若奏凱捷所得新地物產第進傳觀旅爲庭寶然錄錄無足言者獨金飾數品及吉貝數苞此爲可貴而已其他若大鱗麗鳥鱗甲魚蠍之屬皆得之不足爲富者凡此以六七土人畀而先之魚皮哆口狀若鬼物而科命波之所以還

報者盡矣。

西班牙聞新地之衆野弱無能爲，則定計掠有之。陽謂欲宣基督教，開其蠻野，而陰則垂涎其地之金礦。於是科倫波倡議以其採取之半歸國王，而議院允行之。顧其始之得金銀也，非破山鑿洞而求之也，大抵奪土民所已有者載之以歸，既無所費，則所謂以半歸公者自無難耳。無如盜賊之行，有時而窮。六七年間，諸島見金皆罄，繼續求之，非掘地破石不可。費而後有，則雖欲守前約，常供半賦，勢不能也。責之過嚴，則相率棄之而已。法固有其不能不變。於是半者減而參之，浸假而伍之，猶不能，則什一焉，二十而一焉。其賦於金者，如是。其銀稅則五而一之。至於本祺，始爲什一。蓋其民之來者必得金而後娶其意，至於其銀，不以爲利也。

自科倫波導其先路，後之浮海采金者，如雲而往。若烏亦達之於達利晏，若歌爾特之赴墨西哥，若麻古祿之至智利，若畢查魯之開秘魯，皆見紀述者，渴金之夫，至一新地，先間有金銀不，其去留之計，大抵以黃白之難易，多寡定決之。

然而往往失利。民破家負債。起於事金銀二礦者尤多。此猶拈圖求賈空者至多。實者絕少。而每圖之價必盡巨富之家。金礦之事。非若他者常棄復其本而加以贏率也。不幸而失則母子兼亡。是故智者爲國主計。未嘗以礦勸民。而常聽民之自擇。設以法驅之。國財常病。人情計禍不及。慮福過之心所樂。則望之道心所惡。則思之不及。此采金破家者之所以來也。

案斯密氏每及二礦之業。未嘗不反復於其事之少利而多殃也。蓋其指迷之意切矣。此其論豈獨信於當時已哉。即今礦學日精。機器日巧。而其利害相權之分。則未改也。不佞嘗遇一礦師。交游累月。至瀕別。贈言曰。吾以礦爲業者也。然與子好。則贈言無他。戒勿買新礦股票而已。美澳新舊二金山。天下名出金處也。然其有益於世至寡。其所以富歐美之民。不在其金。在乎其地之播植。而所出生貨之日多。光緒初年間。澳洲所出羊毛。以噸計者百餘萬不止。即此其利於英國。夫豈區區出金之數所得比倫哉。至於今日。倍蓰前數矣。

其理甚明如此。自人心之中於利慾雖明弗從是故其考物性事鍛鍊也則求所謂點金石者焉其浮海求新地也則求所謂金銀山者焉顧不謂金銀之所以見珍於世者遠古以來以其物之甚少故也而其物之所以少者以其伏於地者之有限而雜他質難取故也而渴利者必欲其物之賤而易取若鉛銅錫鐵然果如是一品者雖多亦奚以爲吾英魯拉禮者可謂通人矣而著海外金城之書大類說夢者以此知雖通敏有道之士至於逐利未嘗不昏也後百餘年而耶穌會教士吉美刺揚魯拉禮之餘波而摭實其說吾又以此知雖脩身事天之家號創絕世好者至於求富未必不要其所守也。

至於今彼西班牙人所得於聖多明戈諸島肩肩無足道者意其先所傳未必不過實也而當時之人信之者多凡航海者皆欲一至金城而甘心焉今夫逐利之事若求神仙雖所遇甚遠於所期輒稍獲其近似者而後求者乃不絕故繼科倫波之後三四十年而有墨西哥秘魯之拓地二國皆富於礦產雖以當金城之名殆庶幾焉

案後此金銀之出以前事驗之金當終難於銀他日者設以過多而失其易中之用則銀必先金今各國皆用金準而中國用銀銀之至中國者若水之趨壑恐數十年以往銀之降賤又不若今而易中本位歟久則其變愈難此中國最可慮之一事也不幸吾國知計者鮮莫能爲之預圖則亦聽其自至而已夫金銀相受之率視出世者二物之多寡以今日貢白之數欲銀之差貴而不相懸難矣所幸者近世金之出礦者亦以歲多則其勢或不至於甚貴未可知也（己亥十月十三日天津報紙云美國查戊戌各國產金總值二百九十九兆鎊於前年爲多五十三兆而各國中產數最鉅者若南非洲之特蘭斯哇七十九兆新金山六十八兆北美六十五兆俄羅斯二十五兆剛那達十四兆墨西哥十兆印度八兆支那六兆而本年之數當又多於戊戌果如是則金不至甚少明矣）

然則吾歐輒近殖民地之所由起可以見矣始以欲通印度之商而求所以通之之海道事出望外乃因之以得西印之群島得群島而有金於是拓地攘土之謀出此

南美諸步之所由立也。餘國西附者本意亦出於求金。一時皆無所得。巴西東屬波陀噶爾百餘年。而後諸礦出。他若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丹馬所占者。皆至今無礦。北美英屬礦稅值五取一。然無所納。又有從西北道求通印度支那者。亦至今未得其端倪也。

以下論新地所以衰盛之由

歐洲諸國之開地殖民也。始多荒稼人跡不經之區。或野番所居。戶口寥落。則移民實之。不數年。野番殘破且盡。而屬地庶富。日以寢昌。有轉非舊土所敢望者。其故何耶。

民之由草昧而進文明也。使無所觀感則效而自興。則必歷數百年而後見。惟以化民入新地不然。其農工之術智常遠勝於土著之所能。其民又大抵經數千年之治使教化。其相資交養之道。又自一也。制爲刑典。禁其相欺。立之守繫。以相保持。其法美慮周。大抵非野番之所能至也。蓋進化之理。乘於自然。循序時至。不可以蹴而刑。

禮之用其進也方諸技術爲尤難彼土人之於農工既已陋矣則所謂治理之美善國之所待以爲盛強者愈無望爾此化民既入之餘舊種之所以必無幸也彼既奪其地而有之矣一夫之所據往往常過其所能耕無地主則無租無國王則無稅自區其壤而自治之秋成之實皆其有也雖本國舊君不能無賦然大抵多微既專其利雖未嘗不欲所出之至多而地廣力痺所收者不過盡地之什一而已有助之耕所樂得也其酬庸也必厚庸厚則勞者之積儲易盈以善積之人居曠土之國其勢易分以自立則其野之盡顯而民之皆富無時也且生事易則嫁娶稠嫁娶稠則民丁庶方其萌蘖以衣食乳哺之周而夭喪者寡及其稍長筋力所得養其口體有餘文以地之易有也故長成皆田主

國古則租贏厚而庸率微得其二者貴與富也丐其一者勞手足之小民也小民常受制於貴富者惟新地則不然無奴功之可用則其待勞力者不得不優惟待勞力者優而後其利乃愈出所居土壤故雖甚腴之壤價常無多役財率作之家有所經

營其收利常甚厚經營必資人功人丁寡少難得故其庸不得不優而役財主地者以遺利之宏雖資優庸所不斬也夫庸厚者庶之先聲也地廣而腴者役財求利者之所勸也夫如是則始爲新地不數十百年而蔚爲富盛之國者又何疑焉

案地產有限而民生無窮國懷過庶之憂至於今爲已極矣蓋自物性盡而舟車通亦治化進而天民者寡戶口之進倍蓰古初不爲之地將何以善其後乎自科倫波肇通新地洎今差四百餘年南北美洲其民幾滿凡海外可居之小島若檀香山紐西蘭等皆不數十年山蠻獠狉樸而轉爲文物饒富古阿非利加世以鬼國視之今則群雄爭先惟憂所據者之不廣亦以地廣人稀於殖民最便故也甲午東事以遺彼族常以割分支那爲必至之事顧無如其人滿何此所以但挹其利源而後其土地至其力征經營亦不以此易彼也獨長城以外生齒較稀遼瀋之間土地尤美勤植以近海而滋礦產以近極而積則俄羅斯視爲禁臠而在所必爭者矣且以遠近形勢言之俄於支那其情亦與各國異也故中國之大患終

在俄頃者特蘭斯哇以最尚民主抗英以求自立英前相格來斯敦嘗聽之矣至於今日則必不相容者英欲通非洲南北而特蘭當其孔道雖甚勞費不得不鋤故也且英既有印度南非次道自所必爭爭之不得則英之全局將散故其地雖小而所關甚鉅特蘭之役罷則亞東之爭起矣

此其事於古希臘之析民見之矣希臘之析民而實新地也其趨於富盛之機皆至速大抵一二百年以往其文物聲明即可與故國抗其過之者往往有之此如在昔普利之錫拉庫斯與阿機曾丹也在義大里之達連丹與羅吉利也在安息之伊斐蘇與密里圖也方之舊邦未嘗多讓其立國雖新而其中藝術學問詞章言語諸科皆地有碩師各自造極舊邦學者無以尚之希臘名理之學其最古而著者兩宗其一則大黎爲之職志其一則畢德哥拉爲之眉目而前則起於安息後則生於大秦而皆不出於故土此尤足致人深思者矣蓋由其民既析而處於新其中僥野蠻昏之民或爲所克削而亡或與之和同而化而其中立國取業之規後來居上大抵沿

其便而棄所不便者。夫治必變而後蒸故土之爲變難。而新邦之改圖易。其所以然之故。殆如是已。

同爲殖民。而羅馬新國之興。遙於希臘甚遠。希臘之外屬。其文物教化。焜耀史冊爲古今所點稱。至於羅馬所屬。其於大秦解組之餘。能足自立者。獨佛羅林司已耳。其進盛皆甚遲。無有若希臘諸屬之神速者。此蓋如前所云。其立事不同。其緣起亦異。移民於并兼之國。則其壞齊實一也。分地有限。遺利無多二也。土壤毗連。故國制之三也。事同置戍。不專農工。四也。希臘分民。在在有自由之懿。羅馬建國。未嘗畀以自主之權。其效驗遂不同如此。

案稽之西史。則知羅馬殖民。其事略同後日之西班牙若古巴若麥利賓。皆西班牙之殖民地也。然常爲舊法所束縛。故歷二百餘年。不能自進於盛大。洎光緒戊戌。則以政之不中。古巴叛。北美起而乘之。而其屬散矣。五十年以後。英法獨主齊盟。爲歐洲之二霸。英之政大致類希臘。法之政大致宗羅馬。若德若瑞典。那威荷

蘭丹馬從夫英者也。若奧若黎若西班牙若波陀噶爾從夫法者也。其風俗既殊其宗教亦異。至於今俄德崛起其大勢又稍變前矣。

後世殖民新洲新洲治化無可言。而土著亦稀少。故北美西印之間以土壤論大類希臘之外屬且遠過之矣。而爲故國所制則又類夫羅馬然以其地之爲憑有極欲遙制而不可得者。則亦謫以與民矣。故得享自由之福者。地實爲之。非故國示邦所樂與也。民之經營生業也。其風俗聯約得爲所欲爲。不加抑制。則亦以遠難抑不得已而繼之。雖以西班牙之政之苛而亦不能無貸舍。何則。操之過促。則民將革面而圖自立故也。是故自得新洲殖民以還。其間財富戶口與夫畎畝百工之業。皆大進云。

自新墾肇開西班牙得礦稅而國賦驟增。惟黃白爲物。其便貪夫心醉。方之他貨爲尤。故南美外屬以礦著者。皆見重於本國。其徒以殖民稱者。則聽其自爲計已耳。得之雖久。未嘗加經營也。雖然。前之屬不以其見重而休。後之屬亦未以其見忽而病。

也若以壞地廣輪與戶口疏密合而評之則西班牙之屬勝乎在他國所屬後矣然若與其未通之時比而論之則不獨他國之屬爲大進即西班牙所屬者其進亦無涯此若利瑪則自內屬以還其戶口至五萬矣若基圖則與利瑪相若矣二者其始皆荒陲僻陋也若墨西哥都近亦十餘萬戶此以較其舊王孟特祖馬時蓋五倍不啻也西班牙之屬如是至於英國之保斯敦奴約非勒德爾非亞則尤進也未爲西班牙所併之初南美諸國若墨西哥若秘魯無馬牛以供挽服其地所前有者獨騎驥耳無幹筋力劣於舊洲之駒耕無耒耜之制民不知冶鑄交易無泉幣通功易事皆以市易掘地破塊則用木衝刀矢以磬石爲之魚鱗以爲篋獸革木皮以爲服其俗純於野番而謂其繁盛富庶若既還之後如今日者所必無者矣凡國戶口之蕃彌必視資生之豐嗇而資生之豐嗇又必以能事之進退爲比例此不易之例也故雖西班牙力征其地過用虔剝而一國之民數實今逾古遠特舊種日稀而新種浸機耳

西班牙而外殖民之舊莫若波陀噶爾之巴西始以其地之無金國家所忽置者幾數十年然以其忽置外出之民得以無擾其地亦不期而寢盛當波陀噶爾臣屬西班牙時荷蘭以舟師攻之巴西共十四部而荷蘭得其七方欲全而有之適是時波陀噶爾立布蘭汗查爲王而叛西班牙同仇合從則置巴西之役而波與荷中分之繼而荷蘭虐波陀噶爾民民群起敗之盡復其故所關地而巴西與今屬波陀噶爾焉其民種最雜而戶口約六十餘萬此爲美國殖民最廣者

當十五棋之末年降至十六棋之中葉天下海權大者獨波西二國雖歐洲之商務多屬溫底斯而其舟卒出地中海西班牙始以先至美洲也則視其地爲已有雖其力不足以制波陀噶爾然巴西而外餘國莫敢問津其怖畏西班牙如此法人常開步殖民於佛羅力達西班牙知其事則聚而殲之而他國之覬觎遂絕當是時英國有日興之機十六棋之末西班牙舉領國最勝之海宜號阿美達者來伐以人謀之不臧亦天幸之不相彌敗殘殺歸者寥寥而其力遂不足專美洲而禁他人之分佔

矣迨十七世之初英法荷蘭丹馬瑞典之民凡其國襟海而有舟舶者紛紛西出各設步邑於新洲云

若瑞典之民則設步於紐若四至今世異時遷其中尙存瑞典舊家顧其地當興反至於見奪者以故國輕棄其民於度外也以故國之不加保護故爲鄰封奴約荷蘭人之所吞併至一千六百七十四年乃悉入於英轄

丹馬民據而有者僅二小島耳一曰聖安瑪一曰聖克路支當新洲設步之初地與民多爲公司所掌轄公司者滿於本國政府專其地利凡其利之所產與其地之所銷皆公司爲之轉運國家取歲費於公司往往甚微而民則常爲公司所賤削夫立國之政體多端有民主有君主有世家之王有幕府之主以公司治民者則商賈之主也商賈之主於治制爲最下新殖之地往往用之顧地利將興雖用最下之治制沮之不足而使之勢緩力罷有餘輓近丹王盡去公司之政新屬之興沛然莫發矣荷蘭於東西兩印度皆有外屬其治亦始用專利之公司故其勢雖進亦緩而民力

龍若蘇利南若那哇比利遮一後分爲奴約與紐若西一皆較他國之殖民蔗田爲後矣。然而猶有進蓋以地廣懷廉而民之來者氣新而志勇雖以最下治制臨之其進盛之機自若也。又以去宗國極遠雖有幸較其閑禁出入者勢雖盡祚民乃不至於大困近蘇利南公司以防之難密乃約歲納百二五貼費者乃許貿易其地獨阿非利加販奴之利則猶專之自此利開其民大悅數年以還躋極盛矣。他若庫拉斜與優斯達斜二島皆荷屬而爲大通口岸無論何國舟出入者皆無稅則自開通以來幾於轉石山爲沃野矣。

法蘭西置外屬於剛納達而亦治之以專利之公司自密昔斯皮亞山之舉不行而剛納達公司亦永連俱廢故其地始病而終休英國吳爾福將軍建偉績成大名於此而其地從此爲英屬稽其戶口則較二十五年哈勒哇所料計者蓋倍之矣哈勒哇者天主耶蘇會教士自東徂西徧履其地著風土記其所稱者皆翔實可據依也聖多明戈者科倫波始至之小島也其後爲法國群盜之所據爲法令所不及者將

數十年及其收之也亦緩其銜錢取之不敢峻也當此之時其戶口國殖產皆大增
雖亦爲專利公司之所治而進機甚銳不爲病也至於公司政廢其進愈不可遏西
印羣島大抵蔗田而聖多明戈所產袁英屬諸島所總出者乃足當之可以見矣然
法國新洲諸儲業大抵皆盛不僅聖多明戈一島而已

各國殖民新洲其進盛之略具如此至於吾英所屬比而論之其火然泉達之機未
有如北美之神速而盛大者此其所由有二腴地廣有一也民得自由二也顧獨自
其前者而觀之則吾英之地固次於波西二國之所有者而戰事未起彼法人之所
據者固亦不讓於英然則其神速盛大之所由必以政制之施有甚便於勞民之興
業而民之趨功享實其自由而不被侵漁必大過於法波西三國之所舉遠矣

則請列而論之一曰廣田自荒之禁雖不必盡嚴而行諸英屬者常嚴於他國蓋殖
民新壞之律民之占地者限若干年月責其地之盡開期盡而菜汗如故者則他民
占領之自此法立民雖不緣此而皆勤田雖不以此而盡治而十得其七八則所教

多矣。

二曰北美田制不用本國舊律而廢大宗傳長之制。有田者死得以分贍諸子。雖在長子不過倍之。此陝西舊法也。故即有占田過廣前法所不及治者。得此救之。不數十年。其地仍析。彼波西二邦外屬猶沿舊制。地與爵俱。不得分割外售。法屬田制雖無大宗傳長之事。得以分畀諸子。然有爵之家。田雖已售。至其子孫。法得更贍。是故貴人之地。還轉尤難。大抵新地之中。地以轉售而析者多。以傳繼而析者少。前謂新地之所以易致興盛者。良以田美而多。今占田無限。而分析甚難。則其效與國中田貴而少者均興盛之機。由斯失矣。又圖殖歲進者。野色並重。而視野爲多。其在新墾。倍於舊圃。故新地乍開。民之手足以用於農業者最爲有功。租庸鹽三皆由是出自。廣封者多。民之用力勢不得不舍農而趨他業。而歲殖坐減。此英屬之地。其農功所以當奮。而收利爲法波西三國所不及也。

三曰英屬稅欵之薄。夫其歲殖既豐。而其稅欵又薄。則民之積累有餘。而興業廣田

益易。蓋宗國戰守之費與夫官祿王用之度支從未嘗取供於外屬而屬土守防之費轉仰給於宗國者有之故民所出以供上者不外本藩設官理民之費而已夫一國之度支其取以資武備者最爲煩重而內治官祿次之北美之民於前費既已免矣而所謂內治官祿者又取足周事不爲紛繁是用其費益省都護之歲祿理官之廩餉與夫游徼黠盜兵吏之月糧益之以修造塗漕治溝塍之不可闢者法如是止矣故北美之民未嘗自立之先總其歲供不逾六萬四千七百鎊之額以其區區治方數千里三百萬之口而裕如此真道國者所可取法者矣竊嘗推原其由蓋其守兵最鉅之費旣出於宗邦而一切禮儀燕饗崇飾聲威之事如都護之立民會之開雖不至於苟且而未嘗甚華即至教宗禮文亦從其實什一教賦所未嘗聞主教者無多民量力鳩錢以養未嘗有定制也其歲費之所以廉在此而賦歛之薄從之至於波西二國之屬之事則不然彼方實利於其屬以此爲强大之資則其賦稅無由儉也法蘭西本饒富之國誠不必借力於外藩顧其爲治則一切務爲崇侈以鑲

服其土人。蓋與波西二者之所爲等也。如秘魯都護新至。禮文隆重。費輒不啻。且不僅歲時之費而已。平居之費大奢侈稱之。而遠方之民力始漸矣。蓋歛之於一時者。雖重猶可以蘇。而賦之爲常供者。愈不堪命也。且三國教宗。皆沿羅馬之舊。其節文尤繁。其官制亦密。什一之賦。算及百產。而行法嚴峻。正宗之外。又有苦行教徒。行丐自養。雖其事非法所許。爲第風俗既成。父教其子。夫詔其妻。皆以施予爲福田。以吝嗇爲罪業。無名之費。滋以益多。而教宗之人。乃廣積餘資。并兼田畝。民乃無所措手足矣。此其所以不速於吾英也。

四曰銷產之場。英屬廣於他屬也。蓋諸國之於其屬也。常取其市而專之。滿民之產。必通之以本國之民。其所求於歐市者。亦必轉之以本國之商賈。他國商賈不得與也。顧其爲壟斷之事則同。而所以爲壟斷者。則固以異。必分而著之。乃得晰也。

則或以其屬之商利。付之奉較之公司者矣。如是者。滿民所欲得之外貨。必於公司爲是取。滿民所欲售之本產。又必於公司焉。是輸夫公司者。特斤斤然於已之利否。

而已矣屬之榮悴不逸計也故有所售則必出之以至費有所取則必收之以至賤
不徒此是使取之而日多入歐之貨其價將日平如是者又非公司之利也則必限
而取之使遠歐者供常劣求而後可以長持其高價彼非有恨於外屬之民而憑其
地產之漸盛也產盛而已之利衰斯惡之而必以計厄之矣是故因而欲其外屬之
困敝者計莫便於設率較之公司往者荷蘭哥用之矣繼而丹馬亦用之矣至於今
則皆窮而知變法蘭西之於其屬也公司之政時作時廢異者獨波陀噶爾於一千
七百五十五年從各國相率而廢其法之餘乃猶用之於巴西則難索其故者矣
則或以其屬之商利付之其國之專口者矣如是者迺確有定步開駛有定時假有
非時獨往之舟則必納重費而後許其與公司之政異者其乘通國之民皆可操不
率較以人而率較以地耳雖然既拘之以專地定口矣則是折本而商者其勢必利
於合而不利於爭利於同而不利於異既合而同其道亦與率較之公司等耳率較
故其利皆厚而傷民萬之所買者皆貴所賣者皆賤西班牙以此於其屬者也西印

諸島之中歐貨之痛勝以此一磅之鐵至四便士一磅之銅至九便士他可推矣夫通商之事所取者既貴其所與者必廉此息則彼消歐貨既昂如此土物出口賤如之矣波陀噶爾之政巴西而外乃同於西班牙而巴西所用乃尤敝也

則或以其屬之商利付諸通國之民不由專商不拘專口者矣如是者雖其事未極於至公然抑敵商喫故其勢不便於爲合而平均爲競無齒不軌之贏利無由取矣印其屬之民亦可買賣而售貴不若前者之困於合從也自北美翠屬商利之興吾英之私其地利者僅如此法固自密昔斯皮公司既散所以待其屬藩者同此故二國本屬商利皆平不爲藩民所病蓋最公之政以所屬之利公之天下其次公之一國其次公之一口其次專之以一公司英法之所爲雖尙非其最公而方之餘國要爲廉平藩民受賜固已多矣

英屬之所產其著令非本國不得運售者載航海條例中名曰冊貨冊貨必銷諸本國其非冊貨民得運致他所逕售之然其載運舟船猶必用英產抑本屬者其分子

柁工全船人數四分之三必英人也。

北美產物其重要者多非冊貨若穀麥（米不在內）若木材若脯乾若魚鹽若餼若薑酒皆不冊者其爲物如此而事實遂有可言者矣。

以穀麥不爲冊貨而北美之田功以興蓋新墾之地必以生穀爲大宗使列之冊貨而銷場狹病農之害必立見也自聽其運售而田利多厚斯野不督而自闢戶不期而自增寢盛之機實由於此不可忽也。

以木材不爲冊貨而櫟櫟之地日開蓋新得之地林木必多深箐長藤大爲農梗其價甚賤則斬伐之費不特烈而焚之抑爲下策自聽其廣售斯化無利爲有利易廉費爲省費斧斤甫輒綏鋸始加此與不冊穀麥實相資爲用者也。

所由於不冊脯乾者始造之國戶口既微而地之加犁者狹則牛羊蕃息勢必大過所需而價爲之賤顧其地牛羊牲畜之價須與穀麥之價比例而起夫而後田野有治嗣之機此吾於前書所反覆詳論者自脯乾不爲冊貨而隨地可售則銷場拓而

牲畜利增此又與前二條之美意相得益彰矣雖然自英王若耳治第三以皮革爲冊貨而北美牛羊之價遂減也

所由於不冊魚鱉者英爲島國以多舟船民習走海爲保國要圖故無論本屬漁利皆政府之所重廣其銷場厚其利資所以勸之當北美未爭自立之先紐英倫漁業甲天下不列顛三島之中奮以獎政募民伐鯨而終無大效而紐英倫伐鯨之業民不待獎而自趨其產銷於西班牙波陀噶爾泊地中海四周諸國亦其地物產之一大宗也

至於餚酒二物先是餚本冊貨至一千七百三十一年北美餚戶以爲言則貨舍之顧雖不冊而銷於本英者日多所餘以波及諸國者至有限餚市日盛故雅墨嘉各島蔗田亦日闢二十年來所增治爲不少矣然其銷市終什九在英而什一在諸國也故餚之一貨雖冊與不冊同至於蔗酒爲製餚餘菜而運銷阿非利加者以此爲大宗常以蔗酒往而以黑奴還采蔗之傭大抵皆採皮之種矣

向使北美所產若穀麥若脯乾若魚鹽皆著之爲財貨而必於本英是臣將至者日滋而奪本英土貨之利故向於北美諸物或冊或不冊者非爲藩民計利否也防其廢止使吾英土貨滯留而已是以不冊之貨有違英者爲犯科也其立法之始固出於私而美屬之民幸以利

不冊之貨宜可以運行諸國者也然亦祗悟不盡然如材木如稻穀其始皆冊貨繼而置之而令所售必法蘭西以南諸國而後可此若耳治第三之令也俄而凡非冊貨其遞售皆循此例考所由然蓋因英爲製造之國而法以北民亦業製造其勢可與英爭設屬與之通則運回之貨將使英民利奪至如波西以南則製造相竝爲英所不忘者矣

其所謂冊貨者有二一產於北美而爲吾英之所無者此如蔗糖加非柳蔴菸葉楓椒薑鯨等野蘭木棉鼯皮綿等染木之類是已一雖非北美專產而本英所銷多致諸歐洲他國者此如造船材木檣衡杆舳斷梁之材松脂石油生鐵銅升一英產鐵

國而當時本產不足用如此可以觀今昔矣。一牛羊皮革海藻之灰之類是已蓋納前之貨雖多於英之本產利無所奪且其物既爲北美所獨產各國所共資致之於英所以得居間之利納後之貨雖非北美專產而英產既不足於供而時求於外矣得此則可以奪諸國之利而於英無損第上下於榷稅之間固可使諸國之產貴於美屬之產而美屬之產又貴於本英之所產也此又言保商之術者所以疇進出之差使之轉負爲正之一術矣。

既云不冊材木矣而獨冊造舟之材此所謂多所抵牾者使此令果行於北美開山伐林之事必生沮礙而墾功以難幸一千七百三年瑞典松泰公司於運英之貨忽欲加價而限其額於是英人大怨議院謀所以抵制之者則立獎政以勸北美之木商銷市雖險而貨價則高二者乘除猶有所進北美樂務乃不衰也。

其冊生鐵使之由美運英也亦然雖鎖場坐蹙而大減其入國之征由餘國至者所不敢望進山前之主而北美之冶業減山後之事而北美之冶業增夫治必資薪炭

若誤之費莫治若也薪炭用庶故林莽日甚而可耕之地漸拓凡此皆令行而新造之北美受其厚賜者也雖然制令之家於北美之利害不徒無概於其心且亦智慮所弗及制令者自適已事而與北美之利偶有合耳無所用其德怨者也

商通而無一切之拘禁者獨行於北美西印兩英屬之間耳百貨暢流無柵不柵之異以故二屬皆休互爲所產之銷市民庶而財阜通之爲效如此若本英之於其屬雖較他邦爲愈而彼是之畛未能盡祛故所銷者多其地之生貨卽有製造熟貨皆最粗者而後納之工業之民力能使操國政柄者加厚稅立關禁以絕其精者之來此固言商宗者之所爲也

則試取其所行之事而觀之今如西印糙餉來英者每百磅征六先令四便士此平稅也而白者則加至一鎊一先令一便士已不倫矣至於晶餉成艇者乃至征四鎊二先令五便士有奇此何爲者夫使餉列爲冊貨必售於英而精者又設爲不倫之稅如此無異使外屬之業餉者必產其粗勿爲其精欲其精者必成於本英之製造

此其所以爲壟斷也。由是英法所屬之地，皆有莊田爲法所有，則館業興轉爲英屬，則館業廢，何則？法無此令故也。往者古冷那達之屬法也，提鍊之廠所在多有，及其入英，此廠隨閉。至於今日，此提鍊者不過二區，以供本屬所銷而已。又若生鐵，亦冊貨也，減榷納之，可謂優矣。而至鍊鋼拉機，則懸之屬禁，蓋此類熟貨，不徒禁其自製以運售，且本屬所用，亦必仰之於英，而後可。大宗熟貨如此。至於冠履之工，蠶刷之業，亦立之條令，使諸部不得互供，舟漕車輶犯者沒官。是使屬地之民，凡有熟貨，銷市既以不廣，分功因之不繁，生事所需，終於劣苦。政之不中，而皆商宗計學，保商一言致之耳。

民各具其勢力，地各有其土宜，成群地著之後，有恃居上之權勢，或強弱之不齊，奪其自然之利，使不得盡其智力，裁成土宜，以用享交通者，此其爲滅理，背天之尤，而賊斯民天職者，不待論矣。顧英民雖待其屬如是，而北美終克有立者，則亦有故。蓋北美之地廣腴，動植繁富，百餘年來，尙爲新國，地曠而易有，民稀而工貴，彼方爲治

關斬刈之不暇固未遑及精者之熟貨也是故凡有所需轉不若以其生貨易之於英歐之爲便則雖不立之禁彼將自不爲之故禁亦於彼無害顧禁設則北美之民權尊而以內附爲羞況所禁無理徒快本國工商姦媚之私於國計固無補也繼今數十年北美之治益進此禁不獨大害見矣

北美之冊貨吾英旣領而有之則入國之時常減其稅以相報他國至者物同而稅之高下歷其商利遙之矣有欲得之貨或立獎令以勸其來業減稅者若糖若菸葉若鐵至而得獎者若野蘭若麻枲若龍青若木材若凡海舶之所用夫以獎招所屬之商此其政獨英行之他國則否他國所以待其屬者獨減榷耳若波陀噶爾則爲禁他國同業之商使專其事此則吾英所未嘗爲者矣

藩民之用歐貨必轉於英然亦有所縱貨不若他國待其屬者之苛也舊法英賣致貨他邦若以復出則聖還舊納之稅所以利行也至於藩屬法既必轉之於英雖不掣還當無不可而英人不爲此藩民之利也故歐貨之行北美者往往較在本英爲

廉獨至英王若耳治第三時始令不掣助爾舊征之稅而酒布絲綸之倫猶全掣之英與屬通定其章程條例者多一時之商賈故爲商利計者有餘爲國與屬之公利計者不足彼旣取其地所銷之歐貨而專其市有所販運又必無損於其在英所治之業者而後爲之雖美屬地產之利由此而雙不暇顧也歐亞之貨轉英而入美者皆有掣還掣還則無稅而本英之產則稅之此於本國又有損而議者亦不暇念也是此令行英之關榷旣減而製造之產行於其屬者轉不若他國之本輕而易行爲法如此可謂慎矣英國麻布之業頗歲以來不能甚盛者正以其行於北美者不若德產之易銷也

顧英之刻擗其屬者止於通商已耳一時商宗之說大行各國所爲莫不如此有求不爲風氣所移而不得者至於他政之施固優游平公而爲各國所遠不逮者矣美屬之民與本國之齊民齒得公舉議員若英議院官取於民必經公諾否則角尖之賦不得加自豪家強宗以至卑潔小民苟不犯法自統制以下文若理官武若鎮將

無所畏也。議會之制，略仿本英之民院而尤平均。行法之吏，祿廩優厚，姦無由生。有制度局主議法行制，若本英之爵院，其國新造，不以武功，無勳貴巨子，而局員之選以質。制度局員，皆議會所推舉。本英不除授也。國無世家，即有名門舊族，亦不過爲鄉里所敬慕，而無特優之權勢。獨享之利實也。故貴賤相安，而民氣和輯。其議會所得爲者，不僅議立法度而已。行法之權，亦大半屬一。英國政體向分立憲行法爲二大綱君主兩議院立憲者也。國有所興革議而行之。若各部諸司則行法者而君主亦爲行法之魁。一其在亢攝提噶及洛德島，民得自立統制，英亦不加遙制。故美屬政體擬之宗邦。於民主之制爲尤近。民習於自治，稍加束涅，更矣。此所以有近日之不靖也。

西班牙波陀噶爾法蘭西三者之於所屬也，皆用君權獨主之舊制。統省部魁，皆國王之所除授。地遠而國新造，則假之以便宜，貪僉多廉貧寡，而屬國之民始病矣。從古君權獨制之國，其民皆居京國者多行，而處鄙遠者多病。蓋君王以一國爲私富

無所樂於魚肉小民而變置枉直也。冤殺之下咫尺君門雖有尊官乃無隆勢而鄙遠不然方且謂非假威權不足鎮撫窮窶呼譽大君不聞長吏貪猾罰不時至此其所以病也。自美利堅爲諸國分據殖民以還國部去都遼遠爲亘古所無。蕃民樂利有以自遂其生者獨英國耳。至於法國雖緣沿朝制而法令織悉足以防奸其治雖不逮吾英而勝於波西二國者過乎遠矣。

政術之善否民生進而愈可知今如西印蔗田英法二屬之盛不相遠以英之政平民有自由之樂其不能遠過法屬者本國餉業專利害之也。又法人善取黑奴蔗田皆資黑奴之用如牛馬然地當赤道陽威酷烈炙背流汗之苦白人所不能也。穀田欲其利之充觀牧致田畜之良否蔗田欲其收之厚亦觀所以取黑奴者爲差。英律誠不必殘虐黑奴然有保惠之政以田主之過於自由往往澤不下究地方官吏保護黑奴不令過於凌擗過者則取其主而彈治之而主者或爲其部之議員或爲其地之巨室官吏之勢乃至不行而奴之受虐如故法之官吏皆王所遣於豪民長者

無所忘也。雖家門產業之事，官欲過問，復不可者，民之自由，坐是以減而黑奴之困，又緣此而蘇民知其奴之不可虐用，則待之多寬樂於寬假。奴之爲主，亦加忠謹瑟，而田功日善，故主權彌張，其待奴彌虐，待奴彌虐，其田事彌劣，主勢稍屈，其待奴以祥，待奴能祥，其田利亦厚，此產業之所以英不及法也。

君主之國，其民之待奴婢常恕，民主之國，其民之待奴婢轉苛，此自古皆然，所考諸傳記而可證者也。即如羅馬史載，威得波利以其奴之少忤，令磔之，棄其殘於沼以餉魚，事爲沃古斯達所聞，則大怒責其卽縱前奴，且悉放其家僮婢爲平人。此見諸羅馬君主之世者也。當其未改政制，號公產民主時，卽有此事，主奴分重，固可爲所欲爲，縱極殘忍，更不得過而間之矣。

案國既爲民主矣，則人類平等，有雇役而無奴虜，而後其義始純，無抵牾之弊。設有奴婢，則民以貴賤爲差，而轉相隸，必統於一尊爲君主而後可也。故吾謂古無民主，若希臘若羅馬之舊制，乃以權力之均不相統屬，不得已聚族而爲之，此謂

合衆可謂之民主不可何則以其有奴婢故也又以知民主之制乃民智最深民德最優時事且既爲民主亦無轉爲君主之勢由君主轉爲民主可由民主而轉爲君主不可其轉爲君主者皆合衆非眞民主也（又最與民主背馳者莫若兵制故當戰伐紛紜國有額兵勁數十萬者亦無眞民主之治）

法屬蔗業之優於英屬者其效又微諸用本之異而見之若聖多明戈諸所法之蔗利大抵歲有贏餘以其有餘所關益廣故法產之增皆其民力之所自爲至於吾英之蔗業不然有所增治其母皆鳩諸本國其以餘利增脩者蓋亦寡矣故英屬蔗業之盛非其屬之所自致惟以宗國之富厚溢而爲之以比法屬之以餘利拓業者不可同日而語矣然則法屬蔗業必有其勝英者夫而後有此驗也自我觀之則坐所以用田奴者善耳

歐洲諸國之所有事於其屬者具如此設總其始末而觀之則歐之所以得自詡者亦至少耳不獨繩造之不足言也即其後日之轉盛亦豈其所致也哉歐人之事北美

也奪其黑而行其白而已。薰心於黃白之二礦，行強暴於其土人。土人於白人未嘗害也。方其始之待外人也，未嘗不以恩而白人則奪其地而有之，欺其弱而盜其產。此真無行義之尤者耳。何足道。且即自歐民之適彼而言之，溯所由然亦未爲吾輩之美也。夫剽猾之民，結黨羣惡，浮海以逐利賈者，微論已。外此則大抵以避地避人往也。紐英倫之質，由於票利丹（當明季國初之際，英法民奉耶蘇教，獨嚴謹，言行必依新舊約者，號票利丹票利丹譯言淨土），居國中而不容，則相率西徙，而創四府於其地矣。羅馬舊教之民，與新教者若水火，則避之以適馬理蘭矣（當時英女王馬理守舊教，故來美者以名其地，蘭言地也）。他若括開斯者（括開斯者亦教宗之小派，譯言戰栗之人，蓋以其常自言戰栗事上帝也），則往彭斯爾花尼亞矣。凡此皆英民適美者也。波陀噶爾之猶太種人，以異教故，覆其家亡其產，而竄其身於巴西。於彼而教民薦耕游手罪民，始有所附而業焉，是故美洲新壞之質，非實於民上者之前識早計，爲其益國利民者也。質於暴政污君，淵魚輩畜而已矣。

其聞之之事既如此其成之之事又何如實以云乎亦因事會之偶然均之無足道也。墨西哥之取也其策不發於西班牙之政府而發於古巴之島商其事倡於盜鋒之無賴子後雖欲反其議而無由也。他若秘魯若智利若餘國大抵皆喜事逐利者自爲之成則其名歸於國家而敗無與焉。西班牙如是。他國亦莫不如是也。南美然北美亦大抵然也。印度之爲英屬亦始於專利公司之自爲其後克來福練土兵以戰法人奪其地而盡有之英之盛自此始也。一及其既成而實矣。則國家爲者交通之條令章程焉。則又舍專利之外無餘策也。所以抑之者有餘。如曰輔相導揚。竊恐未嘗有也。專利之術。固各不同。即英之稱平恕者亦此善於彼而已。無所謂良法美政者也。一甲申越南之事亦法國無賴福祿諾之所爲。督其政府而政府從之。然則歐之於美獨無所可言者耶。新國百年之間。寢盛寢熾如此。未通之先。美固未嘗自致於是也。苟自其一端而言之。歐之有造於美者固甚大也。則人才是已。惟歐爲有才而美得之。其草昧以顯。舍此而外。美固無所得於歐也。

以下論美洲既通印度海道亦達歐洲因之所獲之大利

美洲所受於歐之利益如此而歐之所受益於美者亦有二焉有自一洲所獲之公益言之者有自殖民諸國所獲之私利言之者自一洲之公益而言之享實一也發業二也何謂享實南北二美勁植五金殊材異品不可究殫自其地通歐之人坐而致之或以資生或以利用或以致飾用宏而享奢先是不能得也何爲發業物不虛至必有與易以其享實之多故出以與易者亦夥與易者夥必民業益盛而後能且此不僅見諸徑與爲易之諸國也若西班牙波陀噶爾法蘭西英倫無論已即不與美徑易而轉之於是四國者若伏蘭德若奧地利若日耳曼凡美產之所至其民之業亦以興麻枲諸業是已故自美通而歐洲產物之銷場皆廣銷場既廣雖欲求民業之不奮有不能者矣

至匈噶利波蘭諸國其所產之物未嘗一至美洲則民業盛衰宜若無與於美之通塞者然自其國於美產之餉菸榔等皆納而銷之有其入者則固必有其出者雖不

必徑入於美而必入於爲美轉輸之國而後鑪於椰醬可得而來也是旬噶利波蘭有產而鑪於椰醬爲之價值而後有其交易之事凡此皆美洲未通之初所未嘗有者也交易降繁而物價以起價起而民業殷故雖無所致於美而得美之益自若然此雖無所致於美猶有所受於美特迂回而後通耳國固有無所致於美且無所受於美而受美通之利者但使其國與通美者通通美者商市既廣矣民業既殷矣以其國之加富出以他易者多而是國與之爲市則其醬有之產價值將增價增則民之致是產者奮而歲殖坐廣焉是其利亦緣美通而後有也夫何必有所致於美亦何必有所受於美乎此猶水矣一川受激百支皆盈國之脈絡互通有如是者不必徑爲交易也

是故使殖民之地通商必限於本國者其享實發業二者皆微此不獨各國受其損也而殖民地之所損尤深猶浚川而堙其源省機而網其括凡宜行者皆不行而宜動者舉不動矣蓋通屬之利既爲本國之所專其產之銷於餘國者自貴則其銷

狹銷狹則屬之民業不蒸而諸國享實發業之利舉微。享實微者其物價貴也。發業微者其收利薄也。且通屬之利既爲本國之所專矣。各國之產致諸是屬者其價亦昂。昂則其銷狹。狹故各國之民業減。而屬地之享實發業舉微然則一國行其專利之私。其害復及於諸國。而殖民地之所損尤深也。彼距諸國令不得分其屬之商利。而令其屬必與一本國爲通。夫禁一國而通其餘。與禁其餘而通一國者。其商業之廣狹大有閒矣。雖然。一新壞之通利之所以大者。以其物產之日蕃。而出以爲通者衆也。故得一美可以飽諸歐。自專利之術行。其產之宜蕃者且大減。即專其利者終之亦易嘗利乎。此所謂小智大惑者也。

聞通美洲之利。自全歐之公者言之如此。而自殖民之國之私者言之。則亦有一二焉。屬地之所同者一也。美利堅之所獨者二也。國之大者皆有其屬。或省或部或藩。皆有其當脩之職供。故自其同者而言之。則美屬之於人國也。猶之一省一部而已。自其所獨者言之。則諸國殖民於此。固各有其利焉。請先其同者。

屬之通減兵役也。財賦也。兵役所以爲藩衛。財賦所以爲詔祿。古者羅馬外藩二者或兼之。或取一焉。而希臘之殖民地宗國有外侮則出兵以助之。至歲幣之供從未嘗有。蓋其民外徙常爲自立之國。宗邦不得視以爲屬而臨制。馭之也。故無事則爲友邦。急難則相赴。無君臣主屬之分。可以相責治也。

北美之於歐雖號爲屬國。而遣兵藩衛本國之事。未之嘗聞。蓋勢不可也。萊汗肇闢戶口蕭寥。即有民兵。以之自衛。數且不足。至於有事。不特無所遣發。且以屬境單外之故。敵所覬覦。宗邦兵力常以兼顧而分。故晚歐諸國。徒以兵力而論。方以多占外屬而弱。不以廣有新地而強也。

案斯密氏此說在當時已然。而至今尙爾。海軍陸師侵耗民力之尤大者。顧英德諸國。急不敢暇者。亦坐屬境多耳。英得印度之初。戰守之費。以京垓溝澗計。即其他如南極之澳洲。如南非之好望角。如北美之剛那達。以財賦兵役言。於本國均爲有損。光緒初年。俄土之戰。英得地中海之東極。舊島名塞布刺斯者。至今以爲

累斯賓塞爾言國家常以辟拓疆土爲事然得一無益之地虛本國之財力以守之則於國常有損失之又大墮威名則何異引磨之璫以石自經其頸耶然而至今英德俄法諸國猶斷斷於非亞澳三洲之殖民地不惜爲出兵力以守且爭之者非曰國家財賦兵役有所利也質以得之則人民有所殖物產有所銷此其所以不惜大張海陸之兵以力持之之故也中國地大物博稅薄而民勤歐洲與之互市有其全利無其少費此所爲揅萬全之算者近者英人貝勒斯竊遊華歸而著說主大開門戶之謀而黜瓜分之議彼因計利而動夫豈有愛於我也哉
藩屬以財賦豐佐宗邦稍資文理武備之用者獨西班牙波陀噶爾二國之屬有之餘國所收於其屬者平時已不敢費戰爭則尤不供吾英之屬尤甚故國有外屬常耗國財欲以裒益度支未嘗有也

故自屬地之所同者言之則美爲屬未見其於吾歐有所益也第自美屬之所獨具者言之則其利誠不可以一二盡也蓋諸國之榮有屬也意在專其貽利而已彼以

謂專其商利。則本國享實發業二者之事皆進。享實進者。其冊貨非轉於本國。則不得銷餘國。求冊貨者必由於本國。如是則本國取之以廉。各國取之以貴。此享實之事優於各國也。發業進者。取彼之貨既廉。則與彼之貨必貴。各國所不能也。如是則以本國熟貨易屬之生貨。本國則出少而易多。各國則與多而取少。故熟貨價善。價善故其業奮。此發業之事優於各國也。

雖然。彼所謂利本國者。非真利也。特相形而利耳。有與其鄰比處而居者。欲其所居之高壇。則汙其鄰之址。以形其高。此非真能爲高也。大水時至。無救於淪沒。專其屬之市。以他國之薄爲己之厚者。非能使享實發業之利。真有所進也。特抑他國之利。以形其進耳。如英屬馬理蘭及威占尼亞二部之菸葉。英全壟斷之矣。由英而後波及法。則菸之價固在英廉而在法貴。雖然。此特相形見廉。而非真廉也。向使英於前二部者。縱各國公享其利。而未嘗設爲專市之禁。則馬與威之菸葉。其銷場數倍加廣。銷場廣則其產菸之業必奮而加多。多則其利與耕平。與耕平則其價乃大賤。當

此之時英之熟貨所出以與馬若威爲易者其所得之菸必過於今數倍不啻然則使無專市之禁享實發業二者英與各國將同時而皆優英之商利必大於今可決也顧英欲獨進於此則不能也欲進於此必自均之各國始所收之菸固可以至廉所出之熟貨亦可以至貴而欲廉於他國之得於貴於他國之售貨則求其果而先破其因必不得矣蓋眞利者公利公私固不兩立也

案斯密氏此論實能窺天道之全蓋未有不自損而能損人者亦未有徒益人而無益於己者此人道絕大公例也公例之行常信於大且遠者自其小且近者而徵之則或隱而不見因緣滋繁難以悉察故也而公例之行實自若常人信道不篤則常取小近者以爲徵此何異見輕撻之升而疑萬物觀地之理與通吸力之公例爲不信乎嗟乎使公而後利之例不行則人類滅久而天演終於至治之說舉無當矣斯密氏之論豈止爲商務一端發哉

以其欲得相形之利故其專已也惟恐不篤而距人也惟恐不深而吾英之於其屬

也由此而可收之眞利失矣。且豈徒失其屬之眞利而已。其本國向所已興之商業。所前開之利源。由此而真損者有之。由此而相形見損者亦有之。

蓋自英專其屬之商利也。餘國之母本用於北美商業者。不得不收。自餘國之母收。則英人母財。前所以事其地商業之一分者。乃今以事其全。凡轉歐之貨。以給美屬。運美之產。以銷歐洲者。皆出於英民之母本。業廣於前。而母均在昔。則歐貨之售於彼者。其價不得不昂。而美貨之見收於英者。其價不能不賤。收之者賤。而售之者昂。其贏率固增大矣。此業之贏率獨盈。餘業之贏率自絀。夫用本者。固舍細而求盈。則英之母財。爭趨於北美商業者。勢也。且母財衆。則商競深。此業之商競獨深。餘業之商競自淺。淺深之際。互爲其根。而通行之贏率。因之而異。數稔之後。起而察之後。之贏率。因進於往者之贏率也。

是故自航海條例之興。其效見商業者二。母財偏趨一。做業虛一也。贏率漸變。古微今鉅。二也是二者。不僅見於此例初行之一時。例一日行。母財一日改趨。贏率一日

有變也。

則自母財偏趨而言之航海條例既立以還吾英三島之中國財固爲大進顧以比例言之終未若美屬之潮長川增也夫國財進則歲殖豐歲殖豐則盈餘廣盈餘廣則出以爲通商互市者多今吾英既取其屬日盛之商業而專之而其民所斥之母財其加者不猝與其業之廣狹相副則母財之由餘業而移注者勢必日多而餘業所受之母財勢必日寡故自航海條例行英屬之商業日繁其他所之商業前與歐洲諸國通者日蕭索矣英之工業前所治辦者大抵所以行鄰封與地中海諸國者也至於今則舍近圖遠皆所以行北美北美有率較之利而歐洲無之故也曩者計家德瑪竇以吾英商業之降衰由於賦稅之無裁民功之日貴風俗之日奢不知此數者皆本於美屬商業大盛之故蓋不列顛之母財所以濟商業者未嘗不鉅而無如屬地商業之日長其速率過之過故不得不資挹注於餘業挹注既深則餘業有日退而不能者矣

今夫英固莫大商國也。其積貯甚多。其斥母極廣。此自未有美屬而已然及旣有美屬猶日進往者戈洛摩爾盈國。則有荷蘭海戰之役。當是時英之舟師固較荷蘭爲勍矣。即至察理第二之代。亦以一英敵荷法之合從而有餘。知吾英海權之張。必非航海條例之所致矣。當彼之時。北美始通。商業僅芽孽耳。若雅墨加。則號痘島人所居足者也。若奴約。若紐若西。則荷蘭之屬壤也。若安直瓜。若葛羅利納。若彭斯爾花尼亞。若佐芝亞。若那哇斯各地亞。則皆狉榛未闢之荒地也。其闢而耕者。獨馬理蘭與威占尼亞及維英倫而已。是三者雖甚興發。而謂此數十稔之間。其戶口財賦教化。能自進於今者。歐美之人始顛所不及者也。然則英之富強。昧者以爲基於美屬之專利。此不待辨而知其非矣。雖然。其富強必有由。不由於美屬。則由於諸歐之互市。便向者歐市商業。其蕭索已如今。則舟師之盛何由致。以此知吾英本歐之商業。其先已宏。其所以古盛今衰者。實由專利於美屬之故。向使得美之市而公之。於人則本歐商業不至降微。而益得於美者。無論優绌之云。何皆爲增多而長進者。孰與

今日之事得之於美者實皆失之於歐者耶故專利美屬之政於吾英利源謂之有所轉移可謂之有所增進不可也

更自贏率漸變而言之自英專美屬之市不徒斥母本以治美屬之商業者其贏率大也而餘業之贏率舉大蓋商業之道不及於平流者不止故通行之贏率皆進也且自專利之術行英母之注於美屬者雖日形其多而一國之財不敢棄國自美屬言之失諸國之母而獨得英其治業之母固見少也母少而商競淺故贏率以之高此見於美屬者也以其有所偏趨母虛而商競亦淺故贏率亦日高此見諸本英商業者也故自專利術行無論吾英積貯之如何其贏率皆有日高之勢今夫國之進富者庸宜進而贏宜微英進富國也而贏率乃不徵而反進者則專利之令爲之也乃今而所云真損與相形而損者可以見矣蓋設爲專利之令而母財偏趨自母財偏趨而贏率降大贏率大矣則民爲商業必得其專利者而後可爲其不能專利者斯二者之損皆見矣其所真損者吾商具貨入市求通行之贏率而不能能者必售

之以貴價轉外國之貨以入英者如是行本英之貨於外國者亦如是也統一國而課之其所售者貴矣其所收者亦貴於是所售者少而所收者亦少則享實發業二者皆微此所謂真損者也其相形而損者吾有真損而他國無之如是則吾之勝我者今彌勝我舊之劣我者今乃及我享實發業二者在彼皆優彼之所售以其廉我奪吾市而裕如沒假而吾之物且不至此所謂相形而損者也夫專利者所以優已而細人者也顧其效乃以優人而細己向之以是爲長算者特未之思耳

吾英諸賣見其貨之本值貴不利爲競而市利常爲他國之所奪則感其工庸之大而贏率之大置弗言也此所謂有見於人無見於已者夫熟貨本值之高由於工庸之大者常少而由於取贏之厚者常多也

故自美屬之商務與他所商業什八九皆膨敝者由母本日減耳減於自收以就美之新業者有之爲他國之商之所排而不得不收者亦有之趨其專利則棄其不專利者此歐洲大陸與地中海之周英貨之所以日索也

美屬之商利日厚移母營者日多歐洲商利日形其微而英之母財祇有此數益於美者損於歐此自收而減者也英之通行贏率高而各國無此則凡非英人專利者餘國之貨常有以傾吾市則雖欲勿收其母而不能此收於見排而減者也向使美屬無專利之政將英之母本用於歐市者如故而美屬之利皆所增如此而謂之長進可也乃今則英之母棄歐而從美而他國之母自美之禁而不得用也亦舍美而實歟英以有專利而贏率日大各國以無專利而贏率猶微二者交行於吾英之商業此相形之損所以日深也

其不如者將謂商業之所斬焉者贏得之多也今美屬商業用專利而母財之贏率以進是美屬商務利吾英也商之爲事逐利資耳違其贏率之少就其贏率之多商之逐利固然民利斯國利專利之政實以致之專利曷嘗病吾國乎

今夫國之母財果何如用而後爲最利乎自一國而籌之必其所發之業至多所享之實至厚必使其地利民力所歲登者由此而益宏夫而後有富國之實也通商之

事母財之用。其所贍民功之廣狹。以復母之疏數爲差。今假有千鎊之母。而用之於內外之通商。期之周年。其母始復。則國中所贍之民功。歲受千鎊之益者也。又使一年之中。而其本再復三復。其國中所贍之民功。倍之三之者也。則商同業而母財同數者。於國之利有大小焉。必以復母之疏數爲斷矣。是故與遠者通。不若近者鄰者。而業之糾者。不若其徑者。今自美屬專利之政行。民之用母也。反是。方舍近而圖遠。去徑而從糾。其事之果利國否。不待論矣。

則自其介近國遠者而究言之。夫母財之用。其利於一國者。在於速復而信。方其收之於本歐之商業。而以之經營於美也。其復於主人者。常遲而難期。此不獨道遠使之然也。亦以新開之壞。不同歐亞舊邦之故。蓋殖民新壞。所最乏而最亟者。常在母財。業之可興。而利者至多。而本屬之積貯。常苦其微。故以母財爲貨。則常供少而求多。其勢必仰給於宗廟。多方舉貢。而常負其逋。且新屬舉貢之術。與本國之事。有不同者。本國置質於富者之家。約息而舉之。新屬所爲。則緩其所與通貨者之逋。而留

以爲母故貨出於英歲盡可責之償常不過三分之一全母之復延緩至於四五稔者有之其速者亦不在三歲以下也如是則千鎊之母其所爲贍功發業之用而爲勞民之所資者固等於歲二百鎊而已何則其每歲之所復所得故以爲勸功發業之用者止於十之一二故也夫逋負緩償於斥母者未嘗無所損也雖所售貨價之極高有過期應責之利息與更約展期之中倂如此之利合而計之以補所失於緩償者常有餘然而母財之家所前失者則既復矣而國與民之所失者未由復也故國有母財用於還復之業者主人之利可以甚優而通國之利必有所損贍功者微而地利與民力之所登者舉以不進故也北美西印之商業其母之復不僅常遠久也且常無定而難期以比歐之商業相懸遠矣

則更自其舍徑從糴者而窮極之美屬之冊貨其至於英市者皆大過於英之所歲銷故其勢不得不更出之以售於他國英之母財遂不得不舍通商之徑者而從通商之糴者矣今如馬理蘭威占尼亞二部之菸葉其歲至於英者率九萬六千餘首

而三島之所能盡者不過萬四千。雖首而已。其八萬二千餘之菸葉必致諸法荷與地中海各國。而後利生焉。然則英之母財所歲用以轉此溢收之菸葉。以易貨若銀於法荷與地中海諸國者。其所從皆紅而不徑矣。或謂商業顧利何如耳。苟紅而利何必徑爲不知課一業之利否。固當從一國而言之。紅之通商利於商者或有之矣。自一國言。則固害也。若前事計其母財之何時復。則待復於美者。又益之以待復於諸國者。而後可也。待於美者已不下三四稔矣。所待復於諸國者。以一稔言。則全母之復於英。非五稔而遙。固不可也。美業千鎊之用。其鼓養勞民。不過均於二百余則益以諸國之爲紅。其勸功發業之用。又下於彼可知也。向使馬若威之菸。不列於冊貨。而縱各國之轉輸。則於之來英者。其數不能遠過於所銷。而英致各國之貨。將不以菸而以熟貨。則英之登產也。必相歐美諸市之所利銷者而爲之。必不若今之專爲美產。而置餘市於不事。使之坐蕭索矣。今者吾英之通商。固爲一紅而置其諸徑。使不專利。則將廣於衆徑。而狹於一紅。徑之業多。則母復易而有恆。母復易

而有恆其數雖劣於今之所施而所以贍一國之民功治一國之地產者固將進於今日况不劣而且加多也耶如是則英之母財常處於有餘以其有餘因之發業以治地可也以廣製造可也以拓商業又可也夫母財降多則贏率自減贏率減則致貨_庫_庫市也勢莫能與之爭而常執商國之牛耳孰與今日之事棄歐從美而常相形見損也哉

專利之政使英之母財舍近圖遠去徑從糾矣猶不止此則又使經商者舍內外互通之中策而漸逐純行國外之梢商也夫然則母財之用其贍功發業之利歸於英民者愈微故而之他國者愈衆即如北美菸葉吾英籠而收之銷而不盡者至於八萬二千餘首乃出以與歐之他邦爲易然而是所易者英又不能盡也則又轉之於屬地銷焉此如日耳曼荷蘭之麻貨是已英之業此者大抵皆梢商也其出以轉此菸葉麻貨者所有益於英之民力地利者至微而蒙其實利者美之種菸日耳曼與荷蘭之績麻者耳

今夫一國之民之爲工商也。其勢常宜於分而不利於聚。務爲其難還均平而病其專一獨重。蓋分而難則雖世變猝乘其事常有以相救。專而聚者不幸有梗。舉國皆聳矣。此其所以危也。且欲其分而難者初無待操政柄者以衡致之也。任物情之自然則一國民業常如此。若山分而聚。山難而一。則十八九皆操柄者之所爲也。吾英之於其屬也。使不惑於專市之利。而任各國之交通。則英之商業不以軒輊易趨。必無舍歐從美之局。自設爲專市。而利塗之難易厚薄判焉。本歐之商業始寥落。而平均之局破矣。於是母財之用。乃違其業小道。而注於一大支。雖有舍近圖遠去徑。從糾降通商中業。而爲愈下之拍商。種種之弊。而人各顧私。雖病國不知卹也。其專且聚如此。其工商之局。乃難固而易危。其民氣政謀。亦常蹙而不暢。方今之勢。如人身之病微廻。一派盛濶。而餘部之經首皆虛。身慮無聊。舉由此起。其血未嘗不多也。其氣未嘗不盛也。而轉不若常人之安帖者。孤脈僨興。一有塞絕。大命將變故也。通商工齒之業。母本之用。既以法驅之。使趣於一途。萬一有梗。民日狼顧。則者西方之欲。

自絕已見告矣國民聞命寢饑皆忘難往者西班牙之海旅來瀕法蘭西之領國見伐都邑之中未嘗有此象也蓋至是而專市之失策見矣假令西道之梗僅以數年吾師將以焚舟吾工將以破器而枵腹群儲皆爲難矣徒聳於一時之近利而不知棄此適彼實無利之可收惟使一塗偏勝擁腫無倫且國之大命懸其通塞則不計學之士豈可預人財政也哉嗚乎可以警矣

顧居今而徒聳既往皆非無益也道在補救已然消弭未然而已而補救消弭之術當如何曰取專市之令而罷之使之大通而無汨得此則英民之母本雖欲無收之而他用不能收之於西而益之於東抑之於美者即所以駁之就歐浸假而民之役財興業自趨於平而無所偏競蓋欲其與一國之地利民材相劑邦交之形勢相謀有其利而無其害者無他因任自然不加束縛驅驟而已其利固自由以開之亦即用自由以永之舍是無長策也雖然猶有患弛專市之禁縱各國交午於吾屬之中於僑有之商民且大不便其一時之不便尙可忍也誠恐有不可復之沈失則若

之何。今且無言其他，即如前者裝運八萬蔬首有餘之海船，舉將無用而坐廢，此不可謂非大損矣。故商宗計家之爲政，其害政之深，即在於此等，不獨行之而國受其敝也。欲爲補救，往往大難。聽之則其禍日深，革之則其憂立見。然則前者之政，其革除固不可緩也。而先後疾徐之間，重輕趨避之際，宜如何出之？而後國蒙其利，而民不至於不堪，則在當國之權衡，而非吾所得詳論者矣。

案斯密氏著論之頃，即北美自立國事紛耘之時，故情重言長如此。至云專利之政，不可不革，而革之不能無大損，則其言誠有過慮者。自事後觀之，斯密氏之言，固無驗也。英國財政，凡變革商宗學者之所爲，皆大利而無少害。此亦前人始計所不及者也。蓋工商民業之中，國家去一禁制，市蜃增一鼓舞之神，雖有不便，特見於一偏一隅，而民氣之所發舒，新業之所導引，爲利至衆。惜之不止於有餘，且轉移至連削之不便，瞬息無所。叔季之國，敝政多有，民坐守其利，謂改革則奪所安享者，故常出死力與更張者爲難。迨其旣行，人人皆利，則亦自失，故曰可與樂。

成難與慮始又曰非常之原黎民所懼由來舊矣

頃者北美自立議行十二部之民群起告絕於英英之失其專市之利者餘一年矣事起倉猝之間非國人豫計之所及則於吾工商二業之民最病顧其害若泯然不見於國中者非眞通商之廣遠而前者之存亡爲無足數也適有天幸救敝扶傾與相乘除乃不覺耳此其事有五可歷指而見者也一未事之先彼民知英貨之將絕則籠諸貨幾盡所有也二荷蘭與北地諸貨往與吾英爭市者適爲西班牙之所收也三俄土二國息爭英之物產大通銷場乍闢也四那威瑞典丹馬芬蘭諸北部英市日增近歲尤盛也五波蘭往日自封又以國貧不納外貨比經瓜分內亂亦數母財輜湊百產川流也此五者獨北部英市日闢爲可常之利其餘皆偶而暫者耳而北美專利之失則永不可復者也以暫救常慮不相及然得此終殺其突來之威而英國役財興業之家得及時謀所以趨避者則北美雖失其於英終不至甚病可也是故自吾術而言之取外屬而專其市利不獨使吾國役財逐利之民意有所偏重

也其勢且使民舍近而圖遠去徑而從糾置本國與他國之交通而趨爲他人轉貨之捐業統此四端終於一損一損云何國之母財其贍功發業日由多而趨少耳且民業既偏於其屬而餘國之市以利薄而置之矣則其國之工業必舍其備有而趨於孤行商之役財必違其不傾而瀕於易危凡此皆爲國理財者之所忌也而貪近見小者不知之今夫國有外屬以之殖民則有益於過庶以之通貨則有益於進富固莫大之利也乃以貪專利之私而叢弊以起豈不惜哉

雖然國有新屬其所開之利源甚鉅專利之弊有以損之而其利國自若向使因任自然則有此美屬乃爲英產所銷諸本國本洲而尙有餘者開一至大之新市通美之貨非移其通歐者以通之使西增而東損乃舊產之外新產見增而國殖愈益饒衍一業之興皆爲國廣利源一母之用皆爲民增食力而非變其舊有者以從其新且聽各國與我平均爲競屬之商業贏率不至於獨優而爲母財偏趨之害國之物價以高如此則吾英之有此屬也以新市而鼓新功以新功而增新產以新產而得

新利他所之利一如其初而所收於屬者皆其創獲如是則謂之加富誰曰不然自其設爲專利之政而各國商業不得平均爲競於其中於是英以辜榷而贏率獨大勢既不平民乃爭趨而舊市舊業乃漸廢矣夫設爲專利之政者固明明欲吾國商業在彼獨優也使不求此又何爲而專其市乎乃不謂利固專矣而國中母財之爲用乃從之益遠從之益紅益遠益紅則同一母財其養民之量以遙殖產之效以微且由是而國之歲殖宜盈者轉虛民之積畜宜疾者乃緩然則自專利於吾屬不僅財功發業之效衰也而母財且緣此而不進前之弊見於今日者猶淺後之弊見於他日者滋深也

然而屬境通商之利尙自若也雖有專利之爲害而以其利之甚宏有以權其害而大有餘於美之所益終較於歐之所亡爲多新產之所增新母之所贍其於吾英雖有所奪而所殖之利過之此非專利之無所損也損矣不敢其益而幸有此餘也而昧者不知其然則以謂吾英之益富惟專利而後得之英之益富非專利之所能得

也。屬境利之甚宏，雖經專利之損而猶有大餘耳。

美之所受於歐者，其貨固多熟而少生，新墾之壤農功最利，田曠而土肥，由是以所多易所鮮者皆農民之所產，又以其地廣而丁稀也。手足之勤，皆在屬畝，民雖欲爲工有不暇也。故凡其群所仰之熟貨，無閒爲需爲饑，皆以取易於人而不自產爲便。此所以求熟貨於歐者，如此其殷，故自美通而歐之工商大利，工商利矣，轉之而農民亦利。由是而田野益闢，稼穡益多，牛羊益蕃，養生送死之資，舉不勝用焉。此新墾開通而舊洲所受之實益也。

外屬之商，利通熟貨，固矣。然必謂國有甚盛方興之外屬，但專其市，則其國製造必由之大利，前有之物產可使加繁，未有之工業可使興起，則又甚非之說也。西班牙波陀噶爾之未有外屬也，固歐南製造之國也。其外屬壞缺產博，爲諸國外屬之所無，而二國得此，國中工業轉以日微，至於今靡有子遺耗矣。是何故歟？蓋得一外屬，則增一銷場，其國享實發業之事，固宜加休而自其專市，則所收利減，然以政理之

差平天事之相副故雖減而猶有餘且所餘猶甚豐者吾英是也外屬之利既以專利減矣而害之者猶不止此則外屬之利不見而以病民者彼西波二國是也英之所專於其屬者有冊貨非冊貨之殊而二國則盡所產籠之而意尤重礦嚴黃白二金出口之禁使其國因金賤而百價遞起且征收無惑出口之稅既重國產無以競市於遠方稅關林立一國之中轉輸皆空其尤不善者刑罰不中以財貸法遂使契徵不信質劑虛存小民勤動作苦而豪猾專事伎倅此雖在至富之國有一於此足以耗之矧乎其聚集而并用者耶雖有美屬何救乎

案西班牙波陀噶爾二國政窳民漓由來遠矣受天主舊教之害最深雖處群雄之間民懷自奮之意而神市力大有以制之使改絃易轍其道無由頓者丙申丁酉之間古巴民訛美國奉辭弔伐西班牙大敗諸屬皆失使其沿而不革則十年以往善則爲法蘭西之革命不善則爲波蘭之瓜分舊教之爲禍豈不烈哉若夫吾英之事則大異此專市固也外此殆無往而不與是二邦者反矣雖東轉之

政有未盡祛而吾國工商之自由殆歐洲諸國所不逮。產出國則無稅國中百貨通流不僅無稅已也。舍誠開闢而貪猾無沮撓之柄。故民不墨無形之害其便利尤多。若夫極善之政亦有之矣。法平而令信民權獨立。雖國君之親戚將相之貴官億兆之鉅子有毫末侵欺小民者法必及之。即以軍國重費不得已而有取於民非俟民之自歸不得強也。夫人情誠重自主彼知吾勞苦所獲可終保而長享也。斯不驅而馳不賞而勤矣。

案英之民非能使其君之皆仁其吏之皆廉潔也能爲之制使雖有暴君無所畜其暴雖有貪吏無由行其貪此其國所以一強而不可弱也。他若西班牙俄羅斯民之智德力皆下故得賢王察相則大強得庸主懦將則大弱。如是之國雖暫強不足畏矣。何則國主之賢不肖可以日暮懸而民萃之愚智國俗之競否誠未易以百年變也。

英民之工業日恢必非專其屬之市之所致也。專市於工業固無益也。奪其舊以爲

新易其近以爲遠轉其徑而數者以爲糾而疏夫近也徑也數也商國之利而贍功發業之所以多也乃今而爲遠爲糾爲疏則同此母財其所食之民功坐少然則專市之於工業非徒無益也實且損之明矣故專市商宗所行之政也欲損人以爲己利也乃人固損矣損各國者淺損其屬者深而已又未嘗收錙銖之利且從而得損焉使操商宗之說者誠悟其然未見其樂出此也

夫富國之道無他求歲殖之進云爾進歲殖者必裕母財裕母財者必廣積貯廣積貯者必厚其民之歲入厚其民之歲入者必取租庸贏三者而並進之專利之政於租庸贏三者固何若乎先言其庸自專利之政行則無論母財之多寡謫功養民之效皆由大而入微故勞民之得資亦由多而趨寡今夫母財非徒得也始於積畜而後有民之得資既日寡矣其積畜之效亦以日遞遞則母財不進而養功之量愈狹進富之效斯可見已故功庸者歲殖積貯之一大源也自專利行而功庸以薄

次言其租則以贏率之忽增也其勢有以害田野之治關蓋役財治田之利視未治

之前與治之之後所收之利之差。卽差課贏。便是贏率。過於經商者之贏率。則民之用母也。將由商而趨農不及。則由農而趨商。故政有以使經商贏率之日多者。皆形治田之利。使降少也。惟專利之政。田利過者。抑之使弗過。田利不及者。甚之使愈不及。使弗過者。禁母之趨農也。使愈不及者。勸母之避農也。然則專利之政。名進商業之贏率。實無異沮民之治田矣。治田既稀。田租斯劣。夫田租者。又歲殖積貯之一大源也。專利行而租亦以減。且其害不止此。自贏率之日高。貸貢息錢。從之日大。常法買田。皆計歲收而定復價之年數。故息率起則年數少。息率降則年數多。如是則專利之政。其害本業者。既使田租之降寡矣。又使田價之日微。

租與庸如此。然則專利之政。所獨利者贏矣。雖然。自其小而易見者言之。則贏率誠以此而進。逐末之利誠以此而優。顧自其政出。國之積貯日微。則自其大且遠者言之所進。亦不敢其所退也。蓋商國之計贏率微。而母財鉅者。其歲殖終過於贏率鉅。而母財微者也。專利之政。既使母財微矣。則贏率雖鉅。所得固不償失也。

由是而觀之專利之行於庸於租於贏幾可謂其無一利其所利者不過本國之中一業之民已耳餘民固皆害也至於他國則其民皆害而非所利者矣

夫專利之所以利於吾商者非他徒以贏率致高故耳贏率高所益寡而所損多既如此矣若更即已事而觀之則將見彼所謂益者有大損焉即伏其中其深且遠有加於前而無不及又以見獨利之必不利也蓋自贏率致高而吾商謹儉之情坐毀故也夫經商之家計利析秋毫固襄者最以謹儉著者也自贏率忽高彼以爲豪侈雍容而後與其處境相合則前謂謹儉之德者厭其奢棄若弁髦焉今夫多財之賈廣畜之家者人情之所欲嚮也以其欲嚮而則微生其爲國俗先導者過於他等之民也主人儉則傭作之徒侶亦儉主人奢則傭作之徒侶亦奢初非有意相師習也風氣滑移若不自知由此則一國之內向執生利之功而最能積財者其銖累寸纏之機息矣積貯既微母財自薄母財薄則無以加贍勞民而向之將以日充者今且見其日狹生利之功烏由進而益盛乎不觀於克諸支力斯彭二邑之商乎其贏

得可謂優矣。而西班牙波陀噶爾二國之母財，未嘗進也。其民之貧丐，未嘗改也。商困富矣。其於振貧勸功二者之事，何賴焉。操不軌之率，以收數倍之贏。然是二邑之商，不徒欲益國之母財有不克也。且於已之母財，欲爲其持滿守舊而猶難。故二邑之商最富。而其中商業之母財，方且仰貴於外國。外母闢入，則欲以計去之，而挾較之令，乃愈嚴。愈嚴乃愈病。今試取是二邑之商情，以與荷蘭之安蒙斯他丹者較，則所由贏率低昂，而商品與商德從而大殊者，顯然見矣。若吾倫敦之商，則介乎西波荷蘭二者之間者也。以比西波之商，固未若其豪侈。而比荷蘭之商，則又遜其恭儉。然而倫敦之貿，以疇其富厚，則上比荷蘭固不足，下方西波猶有餘。此其故，豈不明哉。英誅有之曰：跋來者報往，然則人之不節者，不必見其揮霍而後知也。當其所以得之不難，夫已可決矣。

是故專利之政，於天下之衆，既無往而不傷。卒之其所欲益之家，亦未嘗以終益。然則彼操商宗之說者，何利焉。今夫以一國之力，廣辟輜員，不過爲物產通其銷售之

路者此以商賈之道謀國者也然使賈人謀國其計將不出此必也有謀國之人而爲商賈之所用者夫而後計出此耳今有人於此謂賈者曰若爲我置名田而我之購衣裳冠履也將惟爾肆乎取之雖價貴於他肆之所售者吾不他往也則雖天下愚賣其應是誰未必如響也又謂之曰設有人焉既爲向者之人出金置田矣吾令施惠之家責受田者其家苟有所需必爾肆之是取如此則天下之賣皆欲之矣今者全英之民所謂出金置田者也而美屬舉荒之民則空手受田者也而賣購物必於其肆者則英商也鬻者吾英以其民治生之或難也則出售經營廣田於數萬里之外其田價固甚廉非若本英之計收爲償約三十年而母復之常例也其田寡幾無垠而所以爲價者不過其始覓地之費繼則巡守之費終則刦篡之費已耳土壤上腴廣袤莫極至其地者任情自占在在可加手足之烈而大有功方其始也歲之所出不擇國皆可售如是垂三四十年（自一千六百二十至一千六百六十年）而戶口大盛富厚有加及是時而吾英商賈逐利之民乃群起而賣專市之政矣夫

是商賈者於始者置地之費後者治地之費不必其所出也而獨以生爲英民宜享獨優之利是故其外屬之民設有購售不得購於至廉而售於至貴也而自今以往將必與英賈乎通之有求於歐貨乎則英商爲之供有欲售之美產乎則英商將擇其可者而受之其所要於當時之議院者蓋如此且所謂有售而擇其可受者蓋美之所產多而英之商不便於悉受三悉受則其與英產同物者將反蒙其侵而不利也於是乎制爲冊貨非冊貨之別販者英所樂受也將必英而受之非冊者英所不樂受也則聽其他售且賣其遠去此所以有非冊貨必行於非尼斯底爾之南之約也蓋自航海條例行而英國貢人之請十事九爲律矣故曰以美屬爲專利之場者使商賈自謀尚不如此必謀國矣而爲商賈之所用者夫而後乃糜英民之征稅喋英民之脣血前以力征後以兵守而爲此區區也彼徒譏英爲賈人之國者尙未密合哉

而世俗且謂英之樂有此美而據之以爲屬者凡以長享其專市之利故耳夫苟不

專利則英之有此屬者與他國非有之者何以異乎且彼屬之民於宗國之設官以治民諸戎以樂備或文治或武衛未嘗賦半菽一丁以資邦用也乃徒責其交易之勿外通此固彼屬之大利也英曷嘗多取之以爲虐乎故專市者美爲英屬之左驗而亦爲英有美屬之收成有此則所以爲宗屬者存亡此則所以爲宗屬者去也無問英之張皇海陸凡所以守此屬者爲費幾何凡爲此專市之勿渝者用耳方美屬民証未起之先也計英之所費而可指者則二十校（英以千人爲一校）步兵之餉金也而噠械輜重與夫糗芻之供稱此矣數十百艘海軍長養而時巡之凡以船偷漏杜覬覦於北美西印二者海岸港汊之間其需財又已鉅凡此皆英民之所出而於美無與焉且此猶其小小者耳必計其全則無事歲費之外必益之以有事之增防費一也費之子錢二也若夫輓近二戰之費則又一大宗矣何期其爭固起於美屬也最後一戰其費已過九十兆鎊矣緣此而英之國債增亦由此而英之田賦加什一凡爲此用也至若一千七百三十九年英與西班牙之戰則以美船行商古

巴西而西班牙斬之。英民助其屬而棄啓，則亦由美屬而後有此者矣。就此無事之防，有事之戰，英之所恃，固誠不昔，而其實無殊專市之獎費，獎專市者所以冀英之工商盛也。而孰謂舍增高贏率之外，雖有所轉移而未嘗獲實益也。

自今之道，無變今之形，則英之得美以爲屬者，實未見其大利也。且豈徒無所利而已，而損且從之？假有謂吾英之於美，宜悉去其君臨之勢，官吏宰尹聽其民自推擇，典章政令聽其民自議行交鄰戰媾之丘聽其自決所處，進是說者，乃取前所未曾有後所莫肯行者而進之，其爲駭聽，豈待言哉？自古迄今，國之有屬者，無論其難治勞費爲何如，所得之利與所費之力，其不相及爲何若，而忽然舍棄者，未有聞也。蓋其事自度支之損益而言之，雖常爲其善策，而國之威嚴則有傷矣。且度支雖捐民之所出也，而國主之權力，固常以拓地辟土爲榮，加之士大夫得此官職封除，從之以廣富貴徑術，因之以多，其屬雖爲國煩費，於彼固無害也。損之則是數者皆去，是故議棄國屬之事，君與臣皆不欲也。就令論之至明，言之至切，而國民公利，終不敢

主治者怙權之私。此用前議者所以絕不聞也。雖然假令用之。則若英與美者。將見
英不徒歲省不訾之費。且可立之盟約。開自由之互市。而不爲壟斷之私。雖商之贏
率。卒以退減。而於通國之民。則無窮之利也。無所抑制。而大順民情。故宗屬之誼益
睦。雖有近者之憤爭。而棄瑕復好易耳。且今之臣而居於美者。固英人子孫也。相親
之誼。粲而不殊。吾於彼既有大資如此。彼美民之所以報英者。必將永爲石交。平日
則易事而通功。有事則左提而右挈。英爲慈父。而美爲孝子。彼古希臘之宗邦屬土。
不得專美於前矣。惜乎吾謀之莫能用也。

夫國得一屬而收其益者。當其無事承平之際。必是屬之所出者。不獨足以治是屬
已也。而京師總治之費。亦必與他部分任之。蓋國之疆索愈遼幅員彌廣。其總治之
費益奢。使其中有不分任度支之屬地。則他部之所出。勢必偏多。而不平之賦以起。
處戰爭有事之秋。軍需浩繁。亦宜比例加征。用以稽核全局。乃若北美之爲英屬也。
無間經費軍需。未嘗與宗國分任焉。議者以謂有專市之利。而英民之私家富。私家

富故其供國宜增然則英之度支雖綑於美而以有專市之利乃可取盈於英其成賦也名異而質不異則於國何損焉此其說近矣乃不幸專利之政蒙其益者獨英商耳至於其害不獨於美之民爲至深也即英之民亦損多而益寡夫經費者固通國之所賦而不能獨責之於蒙利之商國家成賦則壞固有常經即欲偏重於商有不能也夫既平均爲賦矣而供賦力增者百一坐有專利而損者九十九則英之度支常綑何疑焉

於是議者曰則奈何不取美屬而賦之曰賦之誠善而賦之之道當何如則將不出二塗而已聚其長老使美自賦以供吾英一也英之議院定則布憲而後賦之二也夫聚美之民舉使議爲條教以各行於其鄉將使後之所袁於民者不獨以支美之文治武衛而有餘且倫敦總治之費亦使與本英者比例分任之而無騎輕此不易成之政也夫國之經費必待民之自諾而自征者固英之成憲而最良之法也而用財者常欲裕出財者常欲省人之同情也故英之議院居策設之下爲國主之所日

治而欲其所勒定之額征當足於軍國之用而無憂缺乏者蓋經綦久而後能勑爲成規其始也國之文武吏職如某官如某局王必畀以下院之議員使自爲之抑由其除授而後民樂從事凡此皆可行之於英而不可行之於美者也絕大之地距英萬里而遙非國主之所親督其口數多其所居散其各部之士俗不齊凡此皆欲用前法者之沮力也就令王能爲之其難已如是矣矧乎其不必能也英之吏職勢必不能畀之美議院之領袖也苟此之不能而謂彼中豪桀長老乃不惜樹怨擗背之而勤催科以集巨款以爲吾英遜制總治之資羽爲謗府而詔祿之利則歸於莫知爲誰之英人者殆必不然之事矣又况一集之中人之才智權力有高下一屬之內部之大小強弱各不同用者銖兩之差輕重輒異輕重異則恩怨分非與曹偶者其舉錯不能當也而吾英乃欲以遙制行之則將以得罪賈然有餘山是言之此政之難成豈有涯哉

案斯密氏此言固即當日之形勢設在今日行有汽舟令有電郵報紙大行誠悉

俱舉，固當易也。而所難者，在權移議院耳。英之外屬，其大者猶有三方：澳洲也，剛那達也，印度也。他日若分而自主，澳剛二者當先，而印度則將終古爲隸。何則？澳剛多白種，而印度盡黃種故也。今之歐人，動曰天生白種，所以君人者也。嗟乎！此與云匈奴、天之驕子，何以異乎？自不佞觀之，黃種之權雖失，固當有自主之一日。特其事非庸莫自棄者之所能爲，尤非木強自大者之所能爲耳。

若夫通國之戰守，方統全勢而圖之，尤非一屬議院之所能決也。彼之所圖，固自爲其一屬之事。至於全局之措注，夫固有主之者，欲其以外而兼內，則簿書報奏之不周，雖欲爲之，其道莫由。故屬之民會其於藩政，無異守宰之於郡縣也。使一屬爲一國謀，無異責守宰以樞府之政也。豈徒全國之事，彼有不及知耶？其本屬與全國相待之形，其民力財計於全國之輕重者，又何如？屬之民未必洞悉也。蓋知此者，必總一國內外之計，而後可順計之所上，不在屬而在國都，且以非其職，故情所不急，而慮亦不精焉。是故通籌國之全勢，以爲一切戰守之備者，與夫權所恃之屬之形之

重輕方之優縮以定所各出之歲賦者必主之以宗國京都之議院總攬叅支大鑑
庶政者而後能之使偏圖全使外謀內抑自定其所比例應承之分任皆非彼所能
爲矣

由是屬之成賦也常準本英議院之所定者而征之英議院頒定歲賦之定額屬之
民會因其地相其時擇其最便者勒爲則例以徵諸其屬之民其爲此者意亦謂全
國之事惟居經首之地而有總攬大錄之責者而後能爲之至於因地相時之事則
聽屬之自爲可耳雖美屬之於英議院向無特舉觀政與議之員顧吾黨自其成事
而案之則議院所定歲額亦未嘗緣此而有不公不平之事也蓋部無議員而設爲
候車之意使其稅額特重者議院所必不爲也即如近部若古恩斯若雅西二島之
民向無議員議院設重其稅彼二島民固莫誰何也然而其額常較他所爲輕不徒
無所加重而已可以見矣夫則壞成賦彼議院引爲應有之權應盡之責此其應法
合理與否姑勿深論而可知者則所征於美屬之稅實較本英之所出者爲輕不及

比例之額尙甚遠耳。向使美屬所出之賦，其增減輕重，一與宗國之田賦相準。議院設欲加徵美屬，則必先加徵其所當之各部。一議院部各舉員故，各員皆有所當之部。一然則美屬雖不舉員與議，而屬之休戚與宗國均。其與舉員觀政與議者，據利亦平等耳。

歐洲諸國賦稅大抵分國部而定其所出之多寡。專制君主之國，其王特舉一二部而自定其賦額。餘部則令其地長老民會自徵之，則於合而足於王用而止。今如法蘭西，其中名部有四，王不僅勘其歲額已也。其責賦之法，王且自定之矣。至於餘部，則總責成數，而每部之鄉官長老議其征抽之政行焉。故英議之所行於其屬者，無以法王之所施於餘部者，責其成數，而聽民會之自供。夫如是之部，雖在國王邦域之內，無異小國之隸於共主，而操其治理邦賦之權者，則其地之民會長老是已。雖然，用是道以征其屬者，在國固無供國騎重之憂，而在宗國則轉有屬賦騎輕之慮。夫英議院之權，所以臨御美屬者，向未能如法王之臨其國部之重也。夫民情不

爭者其常而孚者其偶假使一屬之內民情未孚則議院所勒爲歲額者彼固可設辭爲解而弁冕置之今且無言其餘即如英法交兵軍興之費須于兆以往於是議院議先資財於民而由本英與北美西印諸外屬加稅償之當此之時民之出財貨國者其心將以謂責之本英者可以無慮而其責於外屬者不可知蓋其事懸於在外者之民心彼憤宗國之見侮慨然爲本根之庇可也情以遠而目疏謂其事爲於己無與者亦可也如此則貸者常持兩端而款之集每不及事故債之必舉而此時軍興之所恃以不乏者特英民之所自任者耳如此則戰費之重本英之民承之其休戚繫於全局而重困則任於一方此自英有外屬以來其事莫不如此矣今夫承平則土地日廣而至有事其財賦之質力仍獨仰於故國者天下唯英爲如此耳若他國之事則王國所承者輕而寡而外屬所責者重且多英不獨求出其輕不能也求乎其平且不可得必欲得之勢非使本英議院責稅之權大伸於其屬而後可第大伸是權又爲事之至難者耳

何則使吾英議院有責稅外屬之全權而無待其中民會之諾否則其會之勢力墜地而其中豪民長老之勢力亦將與之俱盡人處一群之中而常欲與聞國論攘臂滿足於一群之公事者無他凡以爲權勢地耳以力征經營者其開國有勳賞以游獵耕牧聚居者其成群有長老二者名異而實同故合衆之政府必有以存長老之勢力使公私合同而後其所立之政府有以不傾長老聚桀者合衆之眉目領袖也人人自以爲宜執魁柄故其勢常不相下而相攻美之豪桀何獨不然彼方以民會爲國權之所歸其尊且嚴與舊英之議院埒使一旦毀其牙角不復有定制出令之權而惟英議院之命是聽稟而行之變議政之官而爲布政之府是民會之權失其聚者失則其散者亦以不存故長老豪桀之勢力與俱去矣是故英議院責稅之權必不得專行於美屬設必欲行之則其中豪民有起而梗命而已彼以甯國死於兵必不能失勢力而倫生也

羅馬之立國也其始爲合衆公產制國勢日張浸假而強有力者篡之變民主爲君

主位號英拜勒爾。英拜勒爾者，以其義言之，則君也；令尹也，以其出令也。方其民主，則出令在聖泥特。聖泥特長老也，及爲君主，則出令在令尹。而聖泥特虛設存空名耳。一羅馬自沃古斯達稱令尹，今人取其號以當皇帝，未甚合也。一羅馬之民，齊分二等，其本種爲邑籍，其攻取與慕化者爲屬籍。合衆將變之頃，羅馬兵額財賦，屬籍所出，重於邑籍，則群起求列邑籍。令所享權利與本種均不許。於是，有爭籍之戰。羅馬欲分其黨也，則許先服者，其勢遂漸散而大亂作焉。今吾英之議院必取美之諸部而自征之，而美之民則謂英有議院，美無議員。其定賦額，吾固未嘗諾之也。則甯死不肯出是賦，併爲一議，速衝諸部，此無異向者羅馬屬部之爭籍矣。假使吾議院循羅馬之故術，許其歲舉議員入院觀政，而員數之多寡，視出賦之上下，夫如是，則令朝下而美之抗征者夕解矣。何則？彼中豪桀之所以抗吾令者，以謂脩首帖耳。則勢力大去，今吾使之得企議員，議員之勢大於長老，則彼之棄而從我也，固宜。夫民情之喜高亢而惡卑濶也久矣。一軍之中，人懷爲將之略，一邑之內，家裕作令之才。

與之以可進之梯則彼將入吾彀而不去設非類此之術吾未見近禍之能息也必以大力壓之乎則議者應思繼此之冒鋒刃而喋血戰場者皆吾英之才民壯士聞之所恃以禦侮者英與美又何間焉今彼中所號爲洲會者非徒立也亦有能者爲之謀主彼之所圖成與其所欲有之勢力始向者歐民意中所未嘗有律師賈人食力之子人人有開國之慮道民之思彼方樞然以爲合其策力方將肇隆平之規而爲天下導先路矣而徒嘗其安謂必無成殆未可也洲會之聚者五百人而從其號以赴事功者五十萬此五十萬五百人者所懷之大小不同而皆有去卑薄而就高亢之志方其發揮張皇也其所欲就者豈徒智效一官感施一邑已哉蓋將求其鑠今振古者矣苟非急出良計有以糜其豪傑之侈心吾恐英人將從此疲奔命也

亨訥者法之舊史氏也其叙述加之民訥也一栗加譯言聯圖此所言蓋明萬曆五年巴黎內亂之事當是時法故王薨而新王顯理第四初立巴黎民保舊教則相與聯圖拒之而後卒爲新王所平也一極詳審凡時事之瑣屑者幾盡書之自當時觀

之若無關係也者。顧自今言之。固者轉賞史家之用意矣。方事之起。人人自以爲要人私家記載。其流傳至今者猶多。大抵皆作者述其自憲之詞。張其所爲之事。以著已之係於國與時者大已耳。巴黎數城之士。出死力以拒新君。至於相盡力窮而不恤。而卒之其所不納者。則法國最仁之主。而後爲法民所深慕極附者也。蓋圍城之內。所率死黨以與新王旅距者。慮舊政若傾。則已之權力勢利與之俱去。然則其所死守者非城。乃其舊法。非其舊法。乃人人自以爲宜享之權利耳。今夫英者。待屬民最厚者也。而屬民方與之抗設。非以計誘之。使就吾範。吾恐美民將出死力以拒最厚之宗邦。猶前者法民之出死力以拒最仁之國主也。

各部推舉議員。使之處於發政施令之樞。以共治全國。此制至善。而古之人未嘗及知者也。若夫羅馬民主之舊制。則邑籍之民聚而爲之。故一旦進屬籍於其間。與之公議而並推也。前之邑籍。不可復辨。而新進者乃反客爲主。喧譁排傾。而舊種之權遂奪。故羅馬自進屬爲邑之後。其公產之治廢焉。而英進美屬議員。則無慮此。蓋使

美遺五六十人處於舊者數百員之間此不獨議院之議長與議員能辦之也即監門之吏亦能分其孰爲英孰爲美也且此舉豈徒無害於英之議院而已不惟無害方且益之蓋得美之所舉者而後其制備也議院所治者通內外全局之事也欲其皆善必見聞無不周舉措無不合而後可故議員之選也宜使國無定部人才之至徧於所治之區夫而後見聞周而舉措合矣非敢謂吾計設行即無所望也顧吾嘗深思而銳訪之卒未聞有甚病而不可補救者然則其事固非難行也難在大西洋東西兩岸之間其居民之成心禡見已耳

吾儕東岸之民則恐議院平權之制將以美之議員而傾傾於上則張君主之權傾於下則成民主之局不知果使美之議員其多寡以所納之歲賦爲比例則度支道而待治之民亦多故君主之權無由張所治之民多而爲治之度支隨廣故民主之勢莫能成將見議院員數雖加乎前而君民平權之實未嘗改也

而隔海之美民則謂以議院絕遠於所治之民恐制立而美民重困則不知美之受

固以無議員故也。既有議員，且其數多，其勢必有以保之，更不至於受懲也。夫謂隔海邈遠，其事固然，顧不能以遠故，致所舉之人與所舉之民，情睽而勢絕也。議員之權，民實畀之，故其持議行政，將必以部民之意向為指南，而以得其驩心為貴。得其驩心之道，莫若為與其所利而去其所苦。若官吏，若弁兵，有得過於其境者，彼將大聲疾呼，正之不遺餘力矣。此其非所慮者一也。且所謂隔海邈遠者，亦未必長。此終古之事也。自屬通以來，美之日進富庶也，有日升月恆之速矣。如此將百年以往，美之所出，大過於英之所賦者，未可知也。賦過則所以為治理守禦之資皆過，行見京畿之立，將在美而不在英矣。又安用以遠為病乎？

亞美利加之貿得，與夫繞好望角以達印度海道之通，二者實自洪荒開闢以來，莫與齊大之事也。二百餘年，其效驗之著於人事者，已甚矣。顧其果之盛繁，斷斷乎非二三百年促暫之時所可盡也。二者者，將為生民之福利歟，抑將為各國之厲階歟？雖有明智，不敢決也。雖然，自我觀之，則自二塗之辟，而天下之睽者日親，人類所

享日以益宏，生民之業日以滋熾，則姑自其可見者言之，必利多而害少，所不幸者，得新地之時，歐洲之民，其勢力大一世，能以不義無道之事，加諸遠國，而莫可誰何。由是而東西二印本種之民，徒見交通之禍，而未嘗蒙其福，顧此誠事勞之偶逢，而非必通之能爲禍也。過斯以往，造物者循其平陂往復之機，則今之名弱者，後未必不日強也。今之稱強者，他日未必不遂弱也。坤輿諸種，固將降抑於平，而末由相害，然不相害，必自有以相畏始，且分車之來往，日稠民之智慧，得相師資，日爭趨於良，以爲強，日爭祛其懦，以救弱，此通商之事，所以有磨鈍厲世之功，其利不止於各得所願已也。

案此言自今日而觀之，則老生常談已耳。顧當二百餘歲之先，非上智之士，不能道也。

東西海宇開通，其後效誠廣遠，而不可窮，顧及今所可見者，則漸務規模，乃至盛極，固大異古初而已。古者以商賈爲末業，甚且以爲汗處者有之，古謂富國之效，商遙

農工乃今觀之雖有農工非商不富蓋非商盛則農工亦無從大興故也則二百年以來固於民業先邑後野又何怪乎歐洲都會前之所通不過地輿中一小分若沿大西洋與地中海二者之濱已耳乃今所謂工廠商業者暨乎四洲歐之外有亞美非三者其宏大廣遠皆爲其享實發榮之資且舉遠火然其機方將而未有艾士又安得守古人之成說以議今時也哉

案西人嘗謂商市歐洲最盛而歐洲又英國最盛者雖曰人事亦地形爲之耳設分地球爲二半其一爲陸半球其一爲水半球則英島實處陸半球之中央歐洲海岸出入海綫最長而英爲島國無地不可與水通當墨西哥灣溫潤之衝氣候溫燠總是三者此所以能獨握海權牢籠商務獨萬國而上之非偶然也顧謂十九世前英以地勢其商業宜甲天下是則然矣第必曰其事將恆如此則自詆之論殆未可信往者世治初進埃及印度安息實爲奧區浸假而希臘而羅馬而英倫則過是以往勢將又遷汽車大行而海綫之長不足孤擅故二十世以往將地

大氣厚者爲文明富庶之所鍾焉然則雄宇內者非震旦即美利堅也。

且夫東西開通之大利享之者不僅有屬之國已也有屬者其商工之所進拓誠爲無窮而歐之餘國雖爲條禁之所遏不得徑與往來而究其終事則分享其利自若試觀波陀噶爾西班牙所有之屬地其中所通之物產出於波西者少出於餘國者轉多即以麻布一業言放之所銷幾三百萬錢而大抵運於法蘭西伏蘭德荷蘭日耳曼之所製造其產於波西本國者至寥寥爾凡此商業其母財之用而爲享實發業之資前數國實受之而波西所分乃其贏利贏利無益於勞民徒以供大商巨賈之豪舉已耳。

國爲條禁籠其屬之利市屏餘國而錮之乃其效傷人輕而傷已重蓋厚私利而困民生者其術無往而不自困此亦天道人理報施之公也自美屬之利英商專之則德國罕布爾格之商之致其麻布也不得徑以赴美而必於倫敦之市售之其取於葉也亦不得徑由美而必於倫敦乎取之如是則彼之售布也價潤稍賤於售美其

取於也。價亦稍昂於山美。則是自有專利之條。彼德商之贏利以遙矣。雖然。英德之間。海舶之來去如織。方之浮舟赴美者。其疏數之懸。歲數倍也。則其母財之復疏。數視之。然則使美之價適應期。一如倫敦之市。而母財速復。固德民之大利矣。况乎美之價。適絕少。應期者耶。母財速復。則勞民得養。而國殖日滋。故其事在商。則近利遙。在國。則遠利優。而吾英之利。反此極其可言。不過。商肥而國瘦。而昧者。固以商賈之近利。爲通國遠且大者之公利也。何可哉。

歐之諸國。有行專市於其屬者。極其能事。得利僅足以償其守。此爲專之費。故得一屬。以自累。有餘而通商利源。雖不與天下公之。不可得也。夫美利堅。固莫大之新壞也。以開闢未洩之奧區。全其物產而有之。價之高下。惟吾所欲爲。國而有此。何憂不富。此其說所以聽從者衆也。大欲中於其私。而智爲之曠。彼以謂即爲此。以與天下力爭。其所得之厚實。焜耀美富。足以償之。而不知專市所以病國者。即伏此焜耀美富。人人以爲可欲之中。蓋其市非真大利。而人人意已爲然。群然趨之。空國母財。萃

方一舉而使人入願利之心無所偏重則商業亦無騎大之弊矣。

吾向者之論商業也分之爲三而第其利國之高下以爲任物情之自趨則民之役財將擇其最利於已者而是利己者亦即與利國者不期而自合使其財用之於國外之捐商矣則異國之產將輻輳於其本都而經商者常欲遠運貨復出之煩費多虞故雖價稍過亦恆願就本國而銷之如是則前爲捐商者勢且漸變而爲中外之貿易且中外之貿易又不若國內貿易之熟也則漫假且轉內外之互易而爲國中之漕輸故各國商賈之役財也大抵皆樂其近者而憚其遠者樂其數於復母者而憚其疏且緩於復母者樂其爲國贍功多養民衆者而憚其贍功少養民微者此其大較也故曰任物自趨商之逐其私利無異爲國廣公利也。

然使有故焉有以使遠者之得利敵其多虞煩費之不便而有餘則商之役財又將舍近而謀遠有餘者不已徒業者日多猶水之違高而就卑必俟其平而後止蓋是贏率之所以獨高者即其時遠業與近業相衝母財之用未得其平之明證而當

時之人事必有以致其如是。又可知也。向使道國者任物情之自然。則遠近之業役財斥母者。將自得其平。而無騎重輕之爲弊。惟崎重輕故贏率不同。此厚而彼薄。而以此獨厚之贏。則可徵在市之物。必有售之過昂。抑或買之過賤。而邑中之民亦必有所受太少。抑所償太多。爲時所困。致此不均者矣。夫國之役財。營遠業不如營近業。固也。而有時遠業不可無。無之則國蒙其害。設近業之所治。必待遠業所通之物。而後舉。而是時遠業之贏率。獨優於常。則其物之售人。必逾於經價而騰踊。如是。則近業之待此者。受其困矣。困而求其舒。將必有移近業之母財。而注之於遠業者。夫而後其贏率有趨平之機。而物價有反經之時也。夫近業固人情之所樂。而遠業之獲利常迂。而時勢不同。則將有反之而轉爲利益者。當此之時。財移於近業。以營於遠方。商之私利在此。而國之公利適與之符。有非可以常法論者矣。

由此觀之一。任其自己。則遠近二塗之商業。母財爲用。向背之間。苟之私利。無往不與國之公利合也。一塗之母財。少用則贏率高。高則用母者趨。趨而過則母財爲多。

用多用則驟率下下則用母者遠遠以節趨其利乃平而群受其益此非居上者以政爲之也民各顧私而國中之積畜自有以周群業而財生焉其職悉靡不中也其輕重靡不得也曷嘗有理財保商者爲之鰥鶩乎

案此與太史公曷嘗有徵發期會之語若合符節

自有謬人淺夫起而持理財保商之說而出之以政也於是自然之機窒而天成之局廢矣保商之政固無往而不害而其政之見於北美東印者其害尤糾紛而不可救也蓋北美東印字內之大城也自保商法行是二土者之業有以涸吾民之積畜而無餘雖然其害同其所以爲害稍異同者同乎其專利也異者異乎其所以專也嗟乎彼號爲保商者舍專利而外固安有他術哉

美洲南北之間故爲四五國之屬境是四五國者皆欲籠其市利而專之若禁絕然非他國所得染指也波陀噶爾走海之民肇通印度之海道十六棋之際彼之所以事印度者無異前者之事美洲也自以謂海道自彼通之故宜獨享其利實印度東

西諸海非波陀噶爾之舟將不容行使也。往者荷蘭亦得支那以南之群島矣。擁其
椒桂之利不畀餘國分焉。凡此壟斷之所爲皆以損人爲己利。夫大地之日通天因
所以厚民之生也。自有壟斷之爲而其機遂隘。何則。民有貨非彼無可售。有所需非
彼莫由取。不得徑爲通功易事。常有第三人焉介於其間以脥其利故也。

第自波陀噶爾之中衰而印度之海禁弛。由是各國之治印度商業者繼起而皆有
專利之公司。其無之者獨波陀噶爾與近數歲之法國已耳。前者北美諸屬之專利
所以闖各國也。而茲印度之專利則闖其同國之民。有所往於印度乎必投之公司。
有所取於印度乎必索之公司。在在必爲其貴。不得爲其廉者。設其爲之。則犯憲之
事也。自英有大東以來。民不僅欲經營彼土不可得。印購彼之物產亦必出至昂之
價而後得之。此所昂者不徒公司之固利使之然也。暴殄之所廉。奸欺盜竊之所亡
失。專利之公司所無由解免者也。而其損必使購者彌之。此印度物價所以有日長
無日廉也。嗟。專利謬矣。而後之專利者其術非尤謬者歟。

案波陀噶爾衰而荷蘭英吉利之大東公司相繼立乾隆六十年法國民兵盛荷蘭爲法屬其大東公司乃廢克來福者英之無賴子也以窮困傭於公司中常將數百人與土民及法人戰輒克之最後以孟加拉那博授英人數十於石穴中殺之克來福率英之寓居者及印度土兵爲復仇適有內應遂奪孟加拉全部英之全得印度基於此當是時拿破崙蹂躪全歐聲欲據埃及通安息以規印度既克前二國矣而舟師爲英人燬於尼祿終拿破崙之世不克復圖印度越嘉慶四年法人蘇密唆里印王智布與英戰不利死而英遂有印地大半嘉慶二十三年取馬哈達繼而廢印之共主號大蒙兀者而英人之有印度與磐石矣蓋印之於英也其始不過通商步頭猶支那遐南之界已耳自克來福奪孟加拉其地上屬國家公司之制名存而實廢沿延至於嘉慶道光間而後專利之公司盡罷公司罷而印貨之售於英大廉其來往海舶按期加捷足以徵斯密氏之語之不誣也故英人謂印度以有公司嗣之利減者無算而民間加富之效尙猶若此向使善

其術而爲之。其富厚又當何如耶？斯密氏生於十七世之間，其言計利弊，心精眼明，如是此不謂之命世之才，殆不可也。

以上二種專利之術，行皆有以使母財之用，不得順其自然之致。特所以亂之者，各不同耳。以前之術，專利者常有以使母財之用，偏趨於其業，過於未有專利之時，所自趨者，以後之術，有時招致母財，使之來多，抑有時拒抑之，使之來少。視其時事勢之何如，以爲異。今如其術，用於貧國，其勢自使母財之用，於其業者，多於未有專利之時。設在富國，則其業母財之自注者本多，轉綠公司之立，利爲所專，雖有母財，爲所禁遏，而不得用於其業，則拒抑之，使之來少者也。

假如在瑞典丹馬諸貧國，無專利之公司，則其民未必以一舶之舟通印度也。彼國之所以設專利公司之政者，所以從惠其民，使爲此耳。蓋有專利之政，則商於印度者，不憂同國之與爭，而外國之銷場，則與他國同其廣狹，而所以爲競之權力，正同由前之專利於其國，則邱山之來貨，其奇蘿可以操券矣。由後之平均爲競，其奇蘿

於出貨者亦可以微幸。向使不爲專利之公司，則彼生爲貧國之民，操易賈之母財，必不肯涉數萬里之風濤，而與他國富商爭此不可必得之利明矣。所謂招之使多者，其事如此。

其在富國反是。向使荷蘭無專利之公司，彼民方競於通商，則所至印度之舟船，必多於今無疑也。設爲專利公司，其母財之用者有制而不可踰，慮其踰而利減，如此則抑之使不得用於印度商業者多矣。蓋荷蘭富國，商本之日積者至多，而恆有外溢之勢，其去而爲外國之公債者有之，爲外商所賣之私財者有之。其通商之業，則極者已盡，而從其糾近者既盡，而爲其遠。此荷蘭母財不憚遠輸以逐贏利之實形也。向使役財之途不爲專利公司之所限，則外溢之財將見悉趨於彼，蓋印度銷場至大，不僅有以通吾歐之熟貨，而美洲所出金銀注印度者亦如水之赴壑。計其廣遠，以抵歐美二洲所共受者，尙爲有餘也。

案後之計學大家穆勒嘗深考國財愈豐盈，息愈薄之理，而著爲例。今觀斯密氏

前後之說，蓋已爲穆勒導先路矣。蓋積善歲廢，而每賙日不，母財多而商業如故者，其贏率必日趨薄。富國之民往往病此，欲振其弊，則用母之法必歲有新開，務業日宏，贏率不降，故如墾新田，如農用新法，如谷精製造，皆爲此也。即不能，則不若貸之異國以興其業，夫母財溢而出以假人，無異民丁溢而謀居於外也。前所以掠贏息之過微，後所以掠庸錢之過薄，今者中國過庶而不富，而國中可興之新業最多，此所以浮海華工，日以益衆，而各國爭欲主中國礦路者，亦正爲此耳。夫毀自然之局，成抑制之規，用之商業之中者，未有能利其國者也。民有積儲，欲用之於某，所以制禁而不能，某所之業，本非所利也。以上之誘致而姑爲之，凡如是者，皆病國。夫使荷蘭之於印度也，不聽公司之專利，則國財之東注者必多於今日，而其所以多者，誠以其多而利故也。乃今抑制之便宜，多者反不得多，則其害必有所處矣。又使瑞典丹馬不設專利之公司，則國財之東注者必少於今日，甚且至於絕無，而其所以少而絕無者，誠以爲之而不利故也。乃今強誘之，便宜無者而反有，則

其害亦有所處矣。今夫國之理財也，當其宜多，不可使少。當其宜避，不可使趨。一任自然，則民自爲謀，而合之於國大利。是故若瑞典丹馬者，苟以貲積取印度之物產於他邦，必不宜以其國中有限之母財，棄近市而墮於遠利。其復母運，其無功寡，而國中生利之業，待本方勝，而無從得，乃徒號他人之所爲，不量已力形勢而從之，荷蘭所爲，其損固已重矣。瑞典丹馬所爲，其損國乃尤重也。

或謂如瑞典小國，設不俾民專利，則其國與印度將不通商。此專利之政，所以不可已也。不知苟不俾專利，則民不自爲商者，此其國之不利於商印可知。如是雖俾之專利，自其國言之，未見其實利也。且商之通不通，與利之專不專，又何涉乎？先頭印者，波陀噶爾之民也。海通以來，波之歸其土者幾百餘年，然未聞有專利公司之設也。則可見商果利通不必設爲專利之政矣。

或又謂印度通商其事至委曲繁重也。一船到步，貨人機車交卸，則貨即宜齊備，而後可以定期回船，無拘滯之費，無尖時之虞，否則不獨所挾之錢將失也，因而折閱

者有之其出入數鉅不可不謹也。是故其事必公司而後能爲之。使以私家之商。彼一人之財力固有限也。則不能於印度各部偏置棧屯。廣設綱紀。責其先期而收貨。後期而取錢。而前謂拘滯失時。有不能免者矣。顧自我觀之。以謂印度商業未嘗以私家獨爲可。可以謂印度商業必專利公司而後能爲不可。夫商業大者。其中莫不一幹而衆支。支者。所以爲幹也。收貨取錢之棧屯綱紀者。支也。遣船到步來去必時者。幹也。私家之力。既爲幹矣。而又爲其支。不數數之事也。然使一國之民。其母財之饒衍。其分功之繁密。足以興是業而無不及者。則必有或用其母財以爲幹。或用其母財以爲支。兩者不相謀。而常有相得之用。印度商業。何以異此。當此之時。將有人焉。以身居各部。出其母財爲大商。攬貨爲業者矣。又有人焉。以身居歐洲。出其母財爲衆商。運貨者矣。時會既至。其局將忽然而自成。尙何不可之與有耶。即如今日歐商。其在印度占居之各部。凡公司專利者。莫不據此以爲己私焉。自我觀之。則固不若歸之國家。設爲保護。俾商旅者得以自由營業。其中之爲便也。此又合而私者不若散。

而公者之一端也。假使由吾之道，因任自然。有時母財之自趨印業者，爲其幹則不足於支，而有或所言之弊。是即可證當是之時，其國雖欲與印通商，時猶未至，力猶不及，與其以令勉而爲之，固不若止而勿爲。脫有所需於印產，於其鄰取之而不自致，雖或稍昂，尙未失也。蓋一國母財，只有此數，方其見少，不能以法使猝多也。激之外出，其內必虛，徒食印之名，而本國生利之功，有甚重甚急甚宜者，將從之而失母財之養，此其所喪，以比其起於用印物產，因仰鄰而價稍昂者，豈可以同年而語哉。

海通以來，繞非洲東印之濱，經歐人所設步者，降而愈密，順以比南北美殖民地之繁富，向盛，則尙不遠也。夫所謂東印者，非必古之天竺，紅海以東之海國，時俗皆以東印之名概之。一凡僅稱印度者，與此有別。東印南非大抵皆野蠻無化之國，而比權量力，則實比美之土番爲強庶，而難以侵凌，蓋非印諸蠻至下者，皆游牧國，而美洲土番，則皆引弓射獵之民，非洲最劣，如浩登陀游牧種也。而美之不射獵者，獨

墨西哥秘魯二者已耳夫壤之肥磽廣狹同而所容射獵與游牧之民數多寡大異故歐人之所以待非洲東印者不能以待美種之術待之待美者歛其民奪其地而耕之而非洲東印則不可以其戶口已稠故也且專利公司之衝欲使占地之旦夕增盛難獨波陀摩爾往者立步不用專利公司故雖民鬼政荒而其國前立步頭如剛戈如安戈拉邊古意拉之在非如戈亞之在印皆彷彿可與在美之歐屬比隆而波民在彼之重養子孫者衆也至於海步最大而要者一爲在非好望角一爲東印之巴達維亞皆荷蘭人之外屬二者之形便實於海步中稱首者好望角之土番其無能居弱幾同美番而其地則當歐印之衝爲中途之逆旅舟往返歐印間皆於此少住模樣果酒歲之所銷於舟舶者至衆巴達維亞之於印度支那猶好望角之於歐洲印度也船由印度往支那日本者則以此爲中候且其地不僅爲往來之衝而已實則爲南洋諸島之都會故其泊之內舟之自遠而至者若支那若日本若越南若馬刺甲若暹羅若悉利畢皆會焉以二地之形便如此故雖有專利公司之害而

繁盛自如也。

塞當斯密氏之世，好望角星加坡諸步，尙爲荷蘭之外屬。至嘉道間，則英人皆奪而有之矣。蓋拿破倫出而蹂躪全歐，荷蘭降爲法屬，法之水師一敗於埃及，再敗於地中海，三敗於西班牙，毀英海權之策不行，而英轉以其時收東印、非洲之外屬。後幾百年，英人舉歐亞之商利，全而有之。國以大富，而餘國莫能與之爭者，謂非卒破命有大造於英固不可也。

英荷二海國，於東印所占立之水驛海步至多。而其所以統治土著者，則純以專利公司之術行之。華南群島，偏產辛辣，爲荷蘭之大利。每遇販年，慮其產多而利薄，則聚而燔之，其殄天產而害民生如此。其所求至諸島，則出雇錢，擇採丁香、白芷等之苗，剪芽葉，使野生滋蔓，故至今幾瀕絕也。其所居島中叢生之樹，亦以法摧斬之，不使過多。蓋防守土人采擷私賣他國商人故也。彼以謂最善之法，在使所產者適如彼之所收，而所收者常可以持甚昂之市價，其自爲可謂周矣。而其地坐此，民生彫

喪乃戶口日微存者僅足以治地畋漁致土鮮以供寄居之旅人與夫海舶往來

之過客餘且無以自存此非荷人之所恤也此其酷虐實過於往者之波陀噶爾何

則當波人據彼之時其戶口固不如是之寥落也至如吾英之占居印度也其在孟加拉禍尙未至如此之烈者特時未至耳顧既有專利公司而統其地治其民矣其必至此者爭早晚而已步必有行行必有長其勢力行於一方如小諸侯然每有數百千畝地盛種鶯粟矣行長一言芟犁淨盡更種稻田一天竺宜稻一不知者將謂此其意爲民食也則大謬不然其實因行長之鴉片業業在屯惡此之侵其利使價下耳故有時平疇千頃良苗方新用彼一言亦蘊禁之而栽鶯粟於此則又以新種之鶯粟爲大利也英人設爲公司以專印度之利而公司中所用之紀綱如行長之屬則又欲取印度國內小支商賈之利而壟斷之果使其術大行則印度物產凡可以銷諸外方而得利者欲其不若荷於香貨之所爲不可得矣如此則一二百年以往印度之民之受害於吾英者其烈殆不減於馬刺甲所受於荷者噫東印之民何

辜而罹鞠凶如此。

案歐人之拓外屬也。既盡其利。必殃其民。此不僅西班牙波陀噶爾然也。英荷之所爲。有過之矣。顧英治降而日脩。而西波之改革者寡。此近所以有古巴麥利濱之事也。鴉片之貽害泰東。英人雖有三尺之喙。其無可辭。論其功罪。彼前救黑奴。與此僅相抵耳。譚斯密氏所言專利公司之害。辭氣於英人不少假借。如此通知論事者。顧私失實。則其書可焚。又何足與言明理也。

今夫得一國之地而君之。而忍於害民如此者。彼固曰。惟爲此而後有利也。而不知其不利莫如此。蓋天下無論何國。其君之財賦。無不求之於民。既求諸民矣。則惟其民日富。其產日昌。手足田疇之收。百倍嗚昔。夫而後出以供其上者。不嗇而日多。故進其國殖者。所以自進其君之利源也。然此猶是泛言天下者耳。而吾說於英所主之孟加拉爲尤摯。何則。孟加拉之所收於其民者。大抵皆田賦也。田賦以田質之多寡貴賤爲比例升降。而多寡與貴賤二者。皆消息於市場之廣狹。蓋產之多寡爲供。

供必劑求故所供之多寡視中求者之多寡而價之貴賤又視欲得者爲競之淺深也是故爲一國之君不自顧其利則已果使自顧其利則莫若爲國產擴極大之市場欲擴極大之市場則莫若使商道之大通而無沮大通無沮而後競深而來市者極其數不獨專利專較之宜悉除也關市之譏征凡可以塞百晶通流之機於吾國者必無使存焉不獨出口之稅宜至輕也他國之產必入吾國而後有以爲易者亦不可騎重也夫如是將見國產之殖必數廣而值優而其國日以富夫真富者國之人各足分顧之謂也而租賦者國君之分顧也安有衆人得而彼獨喪者乎

案此段乃論語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真注解宋以來此題經義無如此之精闢詳確者羅哲斯曰斯密氏之言不徒見諸事實而已以理推之固千世如一日也蓋國之財賦必供諸民而供諸民者必其歲入之利仰事俯畜之有所餘而瘠弄之以爲蓋藏也者是故君上之利在使民歲進數均而備物致用之權力日大求其如是者莫若使貿易自由自由貿易非他盡其國地利民力二者出貨之能悉

賈商之公平爲競。以使物產極於至廉而已。凡日用資生怡情潛智之物。民之得之。其易皆若水火。夫如是而其君不富。其治不隆者。殆無有也。故凡貿易相養之中。意有所偏私。立之禁制。如辜較沮抑之爲。使民舉手觸禁。移足犯科者。皆使物產騰貴而反乎前效者也。

而印度公司之爲制。則以商爲君者也。以商爲君。有商之心。無君之度矣。彼公司者。方以買賤售貴爲正業。而一切長養治擾其民之事。乃所以輔其商業而爲之所以使買者愈賤。而後日之售可以愈貴。凡以顧利而已。此亦自有史傳來人倫僅見之事也。是故其國之內。商者獨君。必盡禁他人之入其境。以爲競。其所牧者。必盡其地之所出者。所出者不能盡。則以法羅擡燒之。俾無子遺。而後貨有限。供劣乎求。可以因所轉售者之市利。今夫壟斷之夫。其所得之利。終亦少耳。顧充其什一逐利之心。若斯。有此終少易窮之小利。而其遠且大之利源。合於君人有土者之所爲。彼固固所習之中。而不能見也。故充英公司之所爲。非使所居之國。盡變爲苟人之馬刺。

甲不可。向使英公司之立於印度，不視爲君之驕重而經濟之繁輕，則歐貨之東傳者，彼將務使之極廉，而印貨之收於其土者，亦必便之有以存養民力，而目爲其可貴矣。然而是數者，固非商入之所能爲也。商與君利反，君之利與國若民之利可合也。商之利與國若民不可合也。

案商業苟自其大者言之，其與國若民未嘗不合也。蓋商之大利，亦在銷售之日廣求者之日多，所收者日以溥，所輸者日以遠。如此則與有國者固同富斯密民時，英之民豈獨商者逐小利而已。而彼殖性者，亦未嘗有遠謬，故惟知以法使一貨之價，當高爲利，而不悟價高而求者少，固遠謬價廉而求者多之利也。

印度占地之政體，自其山歐之制使者言之，其首理而不可廢。且如此矣，顧自其在印之施爲指注者觀之，其背理乃更甚也。蓋其施政行法者，必衆商賈爲之。夫商賈固多可貴之人，獨至使之牧民，則無論施之何邦，皆不能爲民所畏象，是故責其服從，非輔以威力不可。此公司所以有額兵，而治理如束涅薪令莫予違爲專暴而不

可聞矣。夫英人之居印度者，始本商賈也，乃奪其治之權，而一人之身，兼領將吏三者，此又有史傳來人倫僕見之事也。雖然彼之正業則猶商賈也，達本國主人之指揮，有貨至自歐者，則代售之，歐有所需，則代販之，依然古井之事也。售回必極其昂，斂則必極其賤，由是而非壟斷其市，禁他人之人爭，必不可矣。彼方以更治輔專市之徵權，故極其效，必使國中自然之利，日以益衰。至於所產之類，惟等於所樂轉輸者而後可也。

且此爲人傭雇而執其地之治權者，不僅爲其主人勞已也，蓋大抵莫不私取，而非主人所能禁。夫集群力以立至大之公司，用傭雇於億萬里以外之海內，其所行者，主人目不得見，耳不得聞，而謂如是之人，乃以主人有言，決然各置其私，身處脂膏，不思自潤，棄其甚便之勞，怡然自足於有限之俸餉，甚無廉賈。則惟至愚極闇之夫，而後作是想耳。利盡於中飽，而莫以爲公者，其數有限，故雖傭雇者之終精甚儉，而其勢不可復增。於此之時，設禁私販於公事無能益也。徒使其中綱紀，得喪由於主

人之令以魚肉其所屬之小傭耳。且公司既以專利之術行於東印矣。則上行下效。是私販者亦欲以專利之術。坦然行之。其所指意經營之土貨。亦將禁他人之爭收。此雖背理自私。然尚未爲害民之刻酷者。假令主人有令。禁不許爲。則彼將別求其所以專之之術。事則隱而途益曲。其貽害於民。愈有不堪問者矣。蓋爲此者。因吏而操兵權者也。彼之營利益有所屬矣。而他人先之。則挾其更勢。奮其奸威。何所不至乎。一英人焉可理有克來福傳其述此事甚詳。故傭者之專利私販也。不禁行。禁之亦行。而其禍加酷。且彼既販其私矣。則所專之貨產。不盡於公司之所已專者已也。公司所專。不過歐市之所銷者。而私販之所專。則取其國內所通之貨。擇肥而專之。故公司之所圖。而不令廣出多供者。不過歐市所銷之出口貨。而私販之所盡。常抑之不使暢盛者。大抵皆民生甚急之資。然則私販行而印度之田疇坐以日荒。戶口坐以日耗。而公司之傭雇徒計已利之盈細耳。至印度民生之形弊。固未嘗一概於其心也。

雖然彼之所爲固何足怪蓋印度之業占地日廣而成國而是國者公司諸主人之所有而非傭屬之人之所有也故以其地之國計民生之休戚責之主人可責之傭屬之人不可且主人之利果明其理則將見其無往而不與國從同彼惟聞此而利慾中之是故虐之如此耳而傭屬之人之利則斷乎不與國同者也故雖知之至眞見之至灼其作虐淫威猶如故也公司所定章程雖不必善要其用意皆美至於居東者之所自定法之良否不可知而章之美否則無待深論而可見也夫治人一國身爲官吏於其中其擗載搜括者惟恐不多其求去也惟恐不早若謂旣去之後雖其國地坼天崩民物蕩析於已固無與也者此眞自有家國以來不數數翫之官長矣

吾之言於彼公司所傭屬之人非有所私愛也非於其人有所私憾也吾之所以責者在其法制與其所處之地形而不在行其法與處其地之人也夫人困於法制而見推致於所處之地形者雖心甚非之口怒訶之及其行事不必愈於他人者有之

矣何則身與其際勢或不得不行故也彼馬都拉斯與鴉羅屈爾之政府所以處戰
媾之宜其智勇謀斷之雄深雖當羅馬民主極盛之時其見於民會幕府者殆無以
過而二政府之人幼之所學壯之所行皆非道國靖戎之事也而其所成就功業卓
卓如此然而彼所成就者非由學問閱歷也亦非由師資則微而能之也特以所處
地形事機所會忽然而成雖才智剛果震耀一時以之前叩其人亦不自知也夫法
制地形既能使當其際者成大美之業而其始願若不自圖則有時事效反此其行
事爲世人所詬譏亦謂之所不自圖何不可之與有故曰吾所資者不在人而在法
地（當斯密氏言此之時英人克來福已建大功於印度故其言如此）

究之專利公司終有害而無所利既不便於專之之國又大害於所專之區彼新聞
殖民之地與弱國小夷不幸而遭此者則弔之可也

篇八

結論商宗計學之旨

商宗計學所據之以經綽一國之財政而輯其民之日富者要之不外二術而已曰勸出貨也曰沮入貨也雖有時亦反其道而行之其宗旨則未嘗變也曰常以求進出差之必正勿負而已故國產固以多出行遠爲佳而生貨則非所勸而或沮其出口者有之矣蓋生貨者工業製造之材用也必使國中材用至多而後製造熟貨能本輕價廉有以敵他國之所出者而占銷之材用而外尚有不勸其出者則工作之機器也其爲此者用意蓋同大抵務熟貨之日廉已耳故其沮入貨亦沮熟而不沮生而吾嘗考之官司之計最尙未見有勸獎機器入國之政者此緣工業日盛以來機器亦爲大宗之熟貨使其獎而勸之恐侵本國製造之利故也故其所以待機器者與物材之生貨不同不特不獎其來且復有禁其至者此如鐵美之盔梳是已其進口也惟愛爾蘭外此皆在所禁之列者也此令昉於義都活之三年額理查白三十九年重申禁例至於今則著爲永令矣

案歐洲各國之於進出口貨也務出熟而進生所以求民自食其力之易也獨中

國之通商不然其於貨也常出生而進熟故其商務尤爲各國之所喜中國士夫
高識治平之略數百年來本未嘗研究商務一旦兵敗國辱外人定條約指紙
尾督其署諾則謹諾之而已不但不能駁即駁之亦不知所以駁也所以稅則者
有國有土之專權也而我則進出之稅欲有增減必請諸有約之國而後行國之
官事昔用楚材古今有之而未聞監榷之政付之他國之吏者也且古今各國之
用外人也必有人棄本籍而從仕國功賞過罰可以加諸其人之身方其策名而
授之以政也有盟詛之禮有易服之制故雖爲異產而其人則可用也而今則執
我至重之稅政利權而其人則猶敵國之臣子也所操者吾之政柄而受封爵於
其本國立嚴約密章禁吾國之人之爲其屬而入其藩籬者而其所監之稅又其
本國者居什八九焉嗚呼此莫斯密氏所稱自有史傳以來人倫僥幸之事者矣
易曰作事謀始吾之所以爲始者既若此矣又何怪金鏹之價貨物之情大異於
昔而吾欲取其舊者稍一更定而不能也一此書成於光緒二十六年故如是云

云。一夫中國雖於今爲稟國而終爲外人所嚴憚而恐爲其子孫憂者有二事焉。一曰土地廣大物產浩博也。二曰民庶而勤作苦治生也。以是二者爲之資。設他日有能者導其先路。以言通商。則轉物材以爲熟貨。其本輕價廉。以奪彼歐人之市。有餘。以言兵戰。則堅忍耐戰。人懷怒心。決非速難爲機者所可及。而是二者之中。其前一尤爲歐人之忌。故吾今者之故步自封。雖笑謾鄙夷。而實則彼之所禱祀以求者也。設一旦吾之民智日進。天誘其衷。幡然改之。吾知彼方奮其沮力。以與我爭。一旦之命。其必不坐視以聽我之精進。又灼然可知者矣。嗟乎。二三十年。以往。假炎黃種族。猶足以自存。則吾之所以與彼力爭者方熾。立後來之基址。不難。去當前之阻力難。去當前之阻難矣。而教前人之失計。乃尤難也。顧此數十年之間。將瓜分魚爛而破碎乎。抑苟延旦夕而瓦全乎。存亡之機。間不容髮。視乎天心之所向。亦深係乎四萬萬人心。民智之何如也。後此之變。將不徒爲中國洪荒以來所未有。其大且異。實合五洲全地而爲之。夫豈不佞區區之智。所能逆觀而

預策之者哉雖然有可知者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天者何自然之機必至之勢也。閱今而考古格物而致知必求真實而後已者凡爲此耳夫非妖祥咎徵之謂也吾黨有志圖存之士其求深識此所謂天者

其獎進材用之入國禁何則有時而免其應出之征稅矣且有時而施之獎令矣此如各國所運至之羊毛吉貝未凍之麻枲染色之藍靛又如外屬所獵之皮革格林蘭漁業海貉之皮屬礦所開之頑鐵如是百十事使遵令格而入稅關則當豁所應征者以優獎招徠之此雖商工二民之私利其勢力有以使議政者造寬大之令以縱貸之然其政尚平公而合於治道使其平等待物則凡製造之材實亦皆可以邀免而國則將以益而不以損也

稅之所免者始不過物材而已以製造者求利之無已則往往並不涉物材者而亦求免之矣如往者之苦紗其由莫斯科哇至者例每百鎊征一鎊十三先令四便士其由法國荷蘭至者例每磅征一先令至若耳治第二之二十四載悉減而爲每磅

征一便士焉可謂至輕矣而操麻枲之業者猶以爲未足至其二十九載則並此而錫之而同時英產麻布且邀出口之獎令矣不知麻枲之業織之功省而紡之功繁其栽種漚涑之勤姑不具論而一人之織必有三四人之紡而後相及故一麻布成五分其功之四乃在紡紗者類皆貧窶婦人散處閭中不蒙顧恤而麻枲主人所售而得利者乃織成之布而非紗也彼求其利之豐則買紗之惟恐不廉猶織布之惟恐不貴耳故其於布也已造者有出口之獎外來者則從而重征之至於法國之產則直禁絕之而已凡此皆欲布價之極昂也至於其紗則惟慮外至者之不多務奪貧民之利使之不可復貴織工之庸極其非市紗之價極其廉故其爲熟貨之貴而生貨之賤者非爲國之勞力小民計也所欲富厚者愈趨富厚而已商宗計學之道究其效而言之大抵便於強有力者蓋如此矣至於貧苦勞民什八九被其摧抑者也麻布之獎紗之免稅原定皆以十五年爲限而業工商業力求寬展者再故二令皆以一千七百八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議院散會時罷也

獎內輸之政多施之材用生貨而其產又大抵由美屬如本琪之初則獎船材若柵
杆若麻若漆油之屬一也若耳治第二之二十一載則獎美利堅之靛青每磅獎六
便士二也若耳治第三之四載則獎美利堅之麻枲每噸獎八磅三也其五載則獎
美利堅之木材每五十立方尺獎十二先令四也其九載則獎美利堅之蘿蔔生絲
每百磅之值獎二十五磅五也顧養蠶功繁而美之人功又貴故雖有獎令至者殊
寥寥也又如其十一載則獎盛酒之木箱等每若干獎六磅六也其十九載則獎愛
爾蘭與美利堅之麻枲等又以有損本英之栽植而廢七以上諸獎令皆有年限
而同時自他國至英者則征之如故蓋英人以謂美本英屬美之富即英之富也財
之輸美者無間少多皆有所還故於美雖有邱山之費而於英實無毫釐之損且英
既以美爲外府矣則所用於美者皆以使吾英之利進云爾此其持論至愚固無假
我之深辨即近日英人之所閱歷當有以使人眼明不若前者之夢夢矣即令英
美之間無幾微之異則前者獎內輸之政將與獎國中物產者等義而同功顧獎內

產之政未必皆無弊也矧乎其不然耶

禁物材之外流其法有二或明設條令以禁之或設爲出口重征而使之不禁猶禁夫吾英之所禁出者見於羊毛最詳而法亦獨重操蜀業之工商謂朝廷曰國之利否視吾業何如而議者之聽皆聳彼所專之利不獨使外國之商不得並行於國中也而牧者之毛毳亦懸甚厲之禁使之不得遠運而他售夫國家嘗嚴閑出之禁雖有至爲此者所以重邦賦也乃議者輒譏其太密以爲蠻氓何知禁紛則向之所習者今皆爲罪此其說雖不必中要皆爲惠保小民發耳然自我觀之則閑出之禁雖有至嚴其厲民之虐不若工商二業所譁請於政府而得之以爲專利之資者之已甚也嘗聞杜拉戈之律以血寫之如羊毛之禁乃真血律耳額理查白之八載令曰此後有白羊若其羔出國者初犯者沒其資本永遠入官監禁滿一年斷左手於市懸以示衆若再犯者以匪倫尼律論殺之歐律第一等罪號咳吐利孫次之爲匪倫尼咳吐利孫死匪倫尼籍沒資產有死有不死者如謀弑國主爲咳吐利孫而侵奪國

主權利爲匪倫尼如盜鑄錢私交外國棄師毀械焚燒城砦等事一其爲此者蓋恐羊種善者爲外國所孳生故耳至察理第二之十三載以羊毛出關者亦以匪倫尼論籍其家使吾英以人理爲國是二令者吾望其雖著而不行也考之國故其第一令未經明廢然至察理第二之十二載乃更令云有以羊及羔出國者沒其羊及船舶羊每頭加罰鎰二十先令此爲新令則其舊者雖不廢猶廢矣其第二令則威廉第三之七載所廢頗二令雖廢其所留而存者其嚴切已爲民所不堪設今有以羊毛出口而被捕獲資本沒官矣其每磅羊毛例加罰三先令則五倍毛價者也且犯此者有所貸人皆銷之不得索逋就令其人巨富被此者至於赤貧可也三月之內無力納錢則流七年年限未滿私還者以匪倫尼論死臨死不令教士爲禱請船主人知情者沒其舟若器具舟師舵工沒其資監三月尋改爲六月其苛熾如此所幸人心之殘忍未若立法者之刻深故其令雖懸而以之乘人者尙所未聞也

以其閑出之禁嚴而內地之轉輸亦因之而大不便羊毛之轉運也例不得以箱筥

篤篤等必以皮囊布褚外書羊毛若毳紗各字字大徑三寸以上違者物沒官每磅加罰銀三先令晨日未出晚日既沒其距海五邁以內地不得以車馬裝運抑人力負擔之遠者貨物車馬沒官其海塲村落百家連保有羊毛自若過其地以出者值在十磅以下罰二十磅過十磅之值則三倍爲罰保中有二人犯者則罰百家分任其訊理之費其有執法輕縱者監五年人得告許之此律行於通國者也

其在英南庚德薩什格斯二部其用法尤苛距海十邁以內之羊主人於落毳三日之先必親書狀告其地之監榷者狀中毳多寡屯儲何所皆署之有所售售幾許購者誰某居何地將運某所必以更告距海十五邁內居民欲買羊毛者必先赴部吏若縣令者署狀約所得毳非以更售距海十五邁之居民而後可無約之貨有由內地運往海塲者貨沒官每磅加罰銀三先令其無約而在十五邁界內屯者罰與運者同科貨經吏獲其有約者許持約索原物其僞三倍加罰餘罪依例

去內地之轉輸既以糾繩苦煩如此則沿海之商務亦緣此以多空而罕通業毳之

商運致羊毛至一海口由是海口更輸本國之他步必先生官重幾磅標徵爲何若
裹幾箇纖悉明白而後可有非然者貨物車馬舟帆皆籍沒矣威廉第三之元年發
令曰有羊毛之家所居距海雖在五邁界其由圈剪毛輦運至家不在此論惟落毳
十日之後欲移屯他所者必赴榷關親署羊毛若干及所屯處所方准移運其先移
後署未逾三日者亦准免議云云大抵毳欲出此口必先聲明所致之他口而到口
開船之頃必請榷吏監視之方准登岸否者不獨毳及牽連之貨將致籍沒而加罰
之錢所謂每磅三先令者亦不免矣

凡以上之鉤鉢析瓦大抵皆刷業之所爲務使毳不外流而刷材恆賤之故然其能
鑿議院之聽而設此迺出人情之條禁者以其云英毳品質獨絕甲於他邦之所產
者且他邦所產非得英毳難而用之不能成中刷而上刷之非此不成又無論矣故
使英能絕毳之出口將坐而壟斷天下之刷利有餘蓋獨絕之物人莫與爭價之高
下其利在我此天成之美利得之而進出之差永永爲正富國之謀莫若此之操券

者是說也當時持之至堅而和者亦至柔即至今日吾英之人尙什六七謂其說無可疑也顧一倡萬和大抵於刷之商務工業毫無所知否則以耳爲目未嘗身考而論之者必求其實則前所云云舉爲謬妄欲成上刷不特無待於英蓋且用之而上刷不成歐洲呢刷佳品必用西班牙羊毛雜以英產則纏總不純品質斯下蓋實事之與人言逕庭若此其多爲謬說者樂揚已而中於專利之私故不暇深察也以其禁例之紛而英之羊毛價減不獨劣於應售之價而已以較義都活第三時其價亦不若也蘇之羊毛原得自爲風氣乃自南北既合同被遏制而其價僅存往者之半矣斯密約翰於羊毛一產考訪最詳據云英上等羊毛價質劣於荷蘭下等之羊毛甚遠如此則彼操刷業之家可謂如願以償得其所祈嚮矣蓋彼之所以爲此紛煩者無他正欲羊毛賤耳

向使因任自然而加以紛擾則英國羊毛之市價必不如是之卑也故時俗有謂以令之故而價微亦以價微之故而羊毛之產乏月計若干歲計則多雖不必甚

當時而實則陰受其損爲不少矣然自我觀之則所見異是竊謂禁令雖紛而所歲殖之羊毛則不必因之進退也蓋蚕之多寡視殺羊之數而點羊之家其斥母勞力而爲之者不必皆爲蚕而後有事也彼之所爲視利否耳而利之責於毛者不若其責於肉者之多也一羊之入市有所不足於毛者方且取盈之於肉焉故禁令之行其使毛革賤者無異乎使肌肉貴也打牲之事以已治之地轂教牛羊其所收之價必有以資地主之租與夫具母業牧者之贏利假令不能則打牲之業將廢故所不收於毛革者必於肌肉焉取之此愈減則彼亦愈增牧者之責利但計其全而彼此多寡進退之間則固彼所不計也故國之田疇既開如吾英者羊毛之禁例雖有於田主牧人固無所損而損者則食肉之家將舍賤而得貴耳且由此言之羊毛之價雖賤將所產不因之以虛獨毛賤則肉必貴肉貴則市肉者沮市肉沮則銷微銷微則產墮然以吾英言之雖其理固然而其效則不必見大何則食肉者多不爲貴價竟沮故也

或又曰。凡物產之進退。皆有品量。二者之可以分言。精粗美惡品也。大小多寡量也。前所言者。量也。其不以禁令之紛擾。以至於消乏。固矣。第羊毛之品。得毋因之而日下歟。蓋毛之品質。視羊種高下。牧地肥磽。與夫護視之勤否。滌浴之數疎。牧之爲此者。爲毳利重。故耳。今令既使毳廢。廢則得不酬勞。而爲毳之功舉廢。如是而百年。則毳品之日下可知也。乃自令設以還。羊毛之價。則日賤矣。而羊毛之產。不獨量之不減也。其品亦未聞其加劣於前。且若有進者。是又何也。曰此自易見耳。蓋羊毛之佳者。不得獨毛佳也。其大半則係夫羊之肥瘠。如夫其種之大小。羊之肉既貴矣。則牧者意專爲肉。而其毛不期而自佳。夫使毛價不降賤。則其品之目佳。將不限此。然但肉貴。則自有以使毛之不日劣而日良。物固有意所不存。而相因而得益者。此類是已。則吾英羊毛之不降惡而日善。又何疑焉。

是故蚕食之紛擾。於毳之歲殖品量。二者雖不能有所助。亦不能有大傷。雖棄毳者之利。以令紛之。故不克歲以豐減。而事有相救。利有相生。則舉其全而計之。其受損

之微有始願所不及者矣。

雖然以其不能致損之故。遂謂羊毛出口之可以禁絕。則大不可。謂羊毛出口得加重征可。蓋國家之於其民。無所重輕而莫不愛者也。爲以他一民之利。而損此一民之利。此非爲民上者之所宜出明矣。今者取國之羊毛而禁其出口。致其價劣。固明於業農者有所損也。而問其故。則曰此業農者之利。則不中之令也。既爲一國之人民。無論爲君主。爲民主。其宜有所出。以急其公也。則同今使取出口每包之羊毛。而加之以五先令若十先令之稅。國賦之進。由此實多。此於業農者雖損。必方之於禁遏爲已微。蠶價雖賤。必不若禁遏者之已甚也。而業農者之取材。雖不及禁出者之甚廉。而較之外國之取者。終有此。每包五先令若十先令之利也。况夫尙有運輸保險之費。之不必出。是業農者雖損。而猶甚利也。夫徵一稅矣。欲擇其於民無大損。而於國有甚利者。難。而羊毛出口。於今日之英。則其一也。

案羅哲斯曰。取出口羊毛而加重稅者。見一弊而更其端。使見此者轉爲見彼。謂

爲去弊必不可也。蓋出口貨之稅出之者非受貨之國也。出於受貨之國者必其貨爲一國所獨產。且其用而銷之也。欲代以他物而不能。既爲受貨之國之所必需。且用之既極其儉嗇。而不可復撙節。有如是者。則取出口貨而加之重稅。重稅實於彼乎徵之矣。然而天下百產之中。其爲如是者有幾物乎。一中國海禁初通。茶葉之於各國庶幾爲此。一既非此類之物產。而重其出國之征。則其效將銷數比例而見少。而前之產此。其收利僅足以用租庸息者。將緣此而不存。而產數亦以細矣。斯密氏既知羊毛禁出之害。而以謂此法可用。不知加出口之稅者。比之禁絕出口。猶五十步之於百步。非所謂除弊者矣。

事更有出人意外者。蓋令之煩苛如此。固欲以禁其出國也。乃令雖苛。罰雖重。而羊毛之出於英者。如未嘗禁也。民固有嗜利而不畏刑者。自禁其出口。而國中之價。與外市之價相懸。價懸利重。則頑民甘心之。而苛禁有不及者。闢出之利。得之者倫漏之頑民也。於餘民無所利。向使弛禁而爲之征。將賦以此充。而國用既周。則他稅之

累民病國者可以少減如此。是每頑民不法之利，而以利通國之人矣。

有碌磚泥者爲織罽所必需，所以接連煩惱，使光緻也。其出口禁令之嚴，與羊毛幾相若。碌磚泥與燒製於斗之白埴，相混而難辨，黠者常指碌磚泥爲白埴運出之，由是遂取白埴而亦禁之矣。

察理第二之十三載，皮革出日，無論已剥未剥者，皆禁之。惟製成鞞履乃不禁。如此，是許業履，禁鞞者以專利，而牧人馴工皆困矣。繼而治皮者約爲工聯，於每石皮出一先令稅，而其禁以弛。且出口之頃，其所前出他項稅，得掣還三之二焉。其以皮治熟貨者，退出例免征，而悉掣還舊稅，其優如此。獨牧人爲所困如故。蓋牧本農業，散處都鄙，郊甸間，其勢不便於爲合。不若工業者聚族邑居，其相約爲聯，保守業利，勢至便也。尤可哂者，以牛角爲生貨物材，亦禁出國，而微菜如治角之工，比陳之匠，亦皆以熟貨故，專設牧者之所產，而駁其利焉。

貨介乎生熟之間，其出國也，非禁絕則加重征沮之，此不僅見諸皮革已也。蓋其貨

雖未盡生而不皆熟猶有少工之可施則吾英之民曰是必自我手治之矣是故羊毛禁矣而毳縷絨紗亦禁出國即至素布之可以爲衣其出口之關征亦重則國之業染者欲專其利也織工多兼爲染者故未若前之治皮者結聯以抗也時表甚儀之外郭與二者之差而皆分功而爲專家之業矣顧其物產亦禁外售蓋業時表甚儀者慮其銷市之廣而價增使已利微故耳

考義都活第三顯理第八義都活第六之舊令諸金皆禁出之產否者獨錫與連則以其物至足之故而當時以輸此爲業者亦多威廉馬理亞共治之五載以欲勸厲升采之故則弛銅鐵出口之禁其雜銅若所謂鐘齊礮齊殘齊之屬則至今未弛銅器出口者例無稅

至其他物材無出口之禁者則重其出口之稅若耳治第一之八載英產出口者大抵免征其不免者若連錫皮革煤炭羊毛白刷臘諸革鵝毛羣馬等此類舍馬爲牲畜而外大都物材半熟之貨及工具耳同令於染草至自外國者亦蠲其征以勸之

且運以更出則有稅。蓋操染業者以爲惟如是而後染草不貴也。然而不得其所願者，則以運此者常謹其供，不令稍過。染草日少，轉貴於前焉。沁尼葛膠者，染之一物也。出於阿非利加，其地爲法屬。法人專權於其間，至一千七百五十五年，英奪其地，亦取其產而壟斷之。立條禁與北美之冊貨等。膠每石入口，征六便士。若更出，其稅至石一磅十先令。蓋染工者以此坐廢於英國也。然以關稅日重，關出日多，雖有屬禁，莫之能止。且其往荷蘭者，大抵由沁尼葛運運之。故若耳治第三之十四載，亦減其出稅爲石五先令云。

鼴鼠皮，英人以爲冠。稅則之簿，計其價每張爲六先令八便士。其進口稅爲十六便士，以其待需之急，故其稅爲過重。則更定其進口稅爲六便士。而英兵戰勝於外，得產鼴之地於北美，則列其皮爲冊貨，而英人專有之。英之冠工，猶以是爲未足也。則請更定其進口稅爲一便士。而出口，則每皮七便士，不得擊還營納者。

煤製造者所必資，則亦加出口之重稅。今願征五先令。（一千七百八十三年事）

所征過於在山之煤價即出煤海口其價亦劣此也。

至於製造機器之出口則以重榷爲不足且明禁之矣威慶第三之七載令有以織機及手衣之機器出口者抑起意運出者機物沒官罰銀四十鎊其半歸國王其半與告者又若耳治第三之十四載令有以棉麻絲繩諸業所用之機器出口抑起意運出者機物沒官罰銀二百鎊裝運之船主知情故蹈者罰同前數。

夫律於死器且以致嚴如此則於巧匠之生人其益嚴可知矣故若耳治第一之五載令有誘國中各製造匠往外國傳授方術技藝者初犯罰百鎊監禁滿三月完納罰款釋之再犯所罰銀數臨時理官定之監禁滿一年完納罰款釋之至若耳治第二之二十三載更令初犯罰五百鎊監一年再犯罰千鎊監二年完納禁罰後釋也若有所誘之至外則案定時其俱結約永世不得出國若不遵則監禁之其已往外出以方術授他人者經本國使臣若領事官察出則傳語令返國限六月內歸具保結約不復往不遵者其人不得受祖父及親友傳業有田宅財產悉籍沒

之不復爲本國民人亦不爲國律所保護。

案自咸同以還中國各省大吏有講求製造船械槍礮者有興礦務農工者有爲機器紡織者不獨其器來自外國也一局既立一教工匠少者數人多者百十皆厚祿重糈者也於是議者曰西人固無巧西器固未必也誠使巧且利乎則人情不甚相喫彼方閥之以長守其利權之不暇奈之何出以教我與我乎且彼族於我固無愛也無愛而樂與之以巧利不情不然則出其粗且下者以要吾利而尙有其精且上者固非我之所能得也予方垂髫時時聞此即至今日其言猶未絕於耳也不知是言也以謂百數十年前之西人可以測今日之西人不可何者自斯密氏此書旣行民智日開深計遠算知其於已之無有利也謂其必愛我而後教我與我者猶自仁之事言之也而彼則以無所利而不爲其事固自智生也故不佞常謂世之不仁人少而不智人多而西儒亦謂愚者必不肖無不肖之非愚然則民智之開固不亟乎噫

今夫吾英之民所自詡而亟稱者非人得自由不相陵制之謂乎自以謂持之甚堅防之甚密矣而於前事也以商賈數家之利其自主之權遂已不能自完如此且國家所以從其說而爲條禁者意欲本國製造之業之日張也而其張之之術則在抑他邦者冀其不能而莫予競厥主工師以謂國有良工當爲已所獨畜而旣稟之稱事又不樂以有與爭者致日貴也是故一業之技巧其受徒也既限其人數使不可多又爲之徒限使無速化而寥寥之匠指尙不欲他人我先致其業或以失利也

吾聞之物產者以民用而後有生之者以用之者設非用之者爲生之者來也是故保生者之利即所以進用者之利其理至明無待深辨而後喻不然非下愚之夫即商宗計學之爲也商宗之說往往屬用者之利以伸生者之利一若斯民勤勤之爲百工通易之局不以用與食爲歸宿而以生與爲爲本圖語有之曰藏足以適祀削頭以便冠彼商宗當之矣

夫慮外產入國爲競而禁之此正所謂屬用者之利以伸生者之利也專國之市使

供者少而價昂。價昂者用者之薄而生者之厚也。若夫獎內貨之外輸亦屬用者之利以伸生者之利也。獎之費必有所從出而出者棄則留者價昂如是則用者之利再屈也。既納賦以資獎費矣又得貴物而用之非再屈也耶。

英通商條約最爲著稱者莫若波陀噶爾商約矣。吾民之取貨也由此必舍鄰國之廉且善者而取遠方之貴而惡者雖明知其不便而不得不然以遠方納英之所產而鄰國不吾納抑納之而價不善故也。顧納不納生者之利否而用者則不特舍廉善而得貴惡也。國中之貨坐此而貴者用者實受之矣。

在歐市之所爲如此在北美西印之所爲且加甚焉一若國家拓疆土建藩屬之事專爲生與爲者之利而起而戌守之煩羈縻之費則通國任之輓近二役英之軍興過二百兆而國債所增亦過百七十兆鎊有餘凡此但以息錢計之已大過生者專利之所獲即以每歲運美貨產之全值言之亦不能遠逾此費也。

前數篇所詳論而直指者皆商宗計家所謂爲保商之上策也諸民之中誰實爲國

家盡此者其必非用與食者之民明矣何則凡厥所爲舉非用與食者之利也自其所利者觀之則必出於生與爲者之家可決也以其事之害國而所欲利者究亦未嘗真利焉此子之所以心重言長欲爲其簡略而不能耳

案斯密氏是篇所指斥者不數十年幾於盡革此非斯密氏之力不及此然亦當日工商之家閱歷之餘頗悟苛察糾紛之令不徒於已無益且貿易之事因之鬱而不舒乃能幡然從之若此易耳善學者於是篇之所述可以得無窮計學之理不獨見百年以往英爲政之人與經商者之識解習非勝是者之難破而害於理財也又以見人心既累於私則無往而不與真利相左顧吾所不解者英之前人其財政誤矣然猶得曰無人之發其覆而昭其矇也獨奈何生當今日讀斯密氏之書親見英國盡革保商條令而爲自由通商之效矣而輒近北美合衆之民猶有行重內之政策者明知不善而故蹈之是不可解也豈若輩自私之意中之深而不自克默抑於理財計學之道都無分曉毫然所斷可知者其爲害於國將於

古淺而於今尤深其無以自解亦於第人爲尤甚也

第九

論農宗計學

農宗計學者以地產爲財賦之大原而本之以立說者也吾之於商宗計學也爲說有不得不繁之勢理有相形則農宗之說將不待煩辭而可以解且商宗之說歐洲諸國什九宗之見諸實政者也而其害又如彼至於農宗之術則猶未見諸施行而徒存於學者之思議其在法國誠是學者皆淵通開啟之士夫故其說甚精而多可采吾試爲學者昭哲分疏然取摩其鑑而窮其窮而已矣不能細也

葛魯伯特者法王路易第十四之名輔也其制行方其爲政勤其神識周於庶事其察度支之計最精而爲之之日又久故法國欲經歲計之出入而釐爲良法使可久行而無弊者莫葛魯伯特若也獨不幸其人以名法起家沈浸於商宗之成說蓋商宗之事主於禁約章程者也彼夙以法制整齊一國之官司使之各有分限不相凌

踰則其素習與商宗之術不謀而自合其待一國之民業也亦準其所以範圍百司者爲之民方自奮其手足心思以各求其利實則宜爲寬大之政而行之以平通公溥矣彼則不然而意常有所輕重或於此而異之以其優之利權或於彼而加之以非常之束縛夫歐國之政家其勸民趨業也邑業常優於野矣而葛則以扶相邑業之故轉而困抑野業者有焉蓋以爲法而欲與他邦爭一旦之命也則莫重於奮工商之業欲奮工商之業必使物材衣食至賤而後能之是故野之所生必資本國轉以外餉則奸民也條禁之棼緣斯而起加以法之舊令已極煩苛田稼之登雖同國異部不相通灌而無蒸病民之賦墮地多有遂令本業日以彫疏雖其土地至腴而寒暑雨暘於諸國最爲適中無益也生者降寡民生日艱舉國歎然莫知其故則僉謂惟葛魯伯特之崇末抑本有以致之語曰狃枉者常過直意非過之不足以得透則無所出悅服者衆遂成宗風始葛之論民善也止視色也過重而視野也過輕而

農宗之說亦爲野太多而爲邑太少也。

農宗分一國生財之民爲三屬。一曰地主之屬。二曰力田之屬。三曰食粟之屬。財之生也。總於力田者。而地主之屬次之。至於百工。冶鑄。通移。有無之民。則皆食粟之屬。童然無所能生者矣。

地主之屬。其生財而有助於國殖奈何。曰在其治圃脩進之事。有地之主。出財致力。以開墾萊汙。抑建倉廩。掘畎澗。練塍壟。與凡一切獎進地力之事。而力田者。由此其用力同於先。其所收或倍蓰之。而地主之租。亦以益進。則是租也。謂所費之財之贏息可也。故農宗謂脩田之費曰坪費。

力田之屬。其生財而進國殖也。則有本費與歲費二者。以二費之加於地而財生焉。所謂本費。若田器。若耕畜。若子種。若勞者之所食。新田之始耕。至於登收。皆此費也。所謂歲費者。若子種。若穀。若鋤。若田器之所繫損。若傭人。田畜。當歲之食。凡與歲相循環者。皆此費也。力田而有收。既以還地主之租矣。其所餘之利。一復其本費。而加以通

行之贏率二每歲之中必有以復其費而亦加贏率蓋是二費爲力田者之母財設非以時復而加贏則力田之利劣於他業彼惟有違兩畝而操他業矣且此爲大中至正之利合於天理人情之極則居上有土者所宜力爲保持設奪之以無藝之征則中正之租沒假且莫從出不獨失其無藝者已也是故租之上下必定之於二費加贏之餘租可以上下一費加贏不可以上下者也然則租者雖謂爲田業之完贏亦可其所以爲力田者生財之實在此其於三民之屬所以爲最貴者亦在此講農宗者專重之而謂歲本二費爲能生之費也

農宗所重者力田歲本二費而外莫若田主所出以脩田之坪費坪費者亦能生之費也故田主之得租也亦必有以復坪費而益之以通行之贏率而後其事可以久長此雖國王教士不可侵刻者也假其侵之則地力不盡而國家與教會二者之徵收將以歲細則適用自伐而已故理平之國坪費之復必盡無虧則坪費者亦用財而生生益廣者也

農宗計學所名爲能生之費。蓋於力田者之歲本二者與治田者之坪費。三物而外皆不生隨蓋之費。而不得以能生名之。其在工商他屬之民。雖常俗所稱爲大利者。而自彼學觀之。則皆虛糜之事。一用之後。無所復生者矣。

俗謂百工製造之家。取天生物材。坯塙之。傳之以人。巧力作之精。而其用以周。其物以貴。則此屬所糜。良非素食。故曰生利之功也。乃講農宗者。則斥爲不然。謂其費爲童然。無所更生者。其說曰。工業之民。謂其有所復。可謂其有所生。不可也。極其能事。不過復所前費之母財。而益之以贏率而已。其前費之母財。何物材也。醫用也。養工之既稟也。凡此皆爲其業設者也。物成以售。而得贏。是贏也。則所以養。廢居發業者也。廢居發業者。廠主工師是已。方其與諸工。以物材器用。既稟。使之操業善事也。則亦逆計其後利。以自甄其所以養已者。而豫食之矣。故他日物成入市。而得價也。必復其物材器用。既稟之費矣。又必復其已之所豫食者。而後爲平劣。此皆折閱也。是故工業之所贏。其爲物與力田之所贏。大有異。力田之贏。完贏也。悉償農者歲本。

二費而加之贏率矣。外此尙有以納田主之租。是方田之農。其復母加贏。與工師同。
而猶有所謂租稅者。爲工業之所無。農之所能生者。在租去租。則其於財也亦費
之而無所進。然則工之所進者何耶。是故工之費財也。謂其能復其所已費者。勝於
不能復者。用以繼繩繩繩相持不置可耳。顧其功止於此。謂其能復其所已費者。勝於
則謂之童然無所能生者非過也。夫費財不僅能復。且有所生。不獨有以繼繩田業。
且可使國財日以加豐。是功也。舍力田之農。罔莫誰屬。此本業之所以可貴也。

母財之用於商業者。其無所更生。與工業同。其業特有以使其財之繼續而長存。而
於新者。則廟所進。方商之役財也。不能無費。其所得之贏利。乃所以周財出未復之
頃之用費也。則名爲贏。不過復其所前用者而已。未嘗進也。則其不生同於工業也。
夫謂工業爲能生後利者。以其於物材之粗。加以人巧之精。而其值進也。順合一國
之歲殖。而觀之。其實則無所進。何則。益於甲者必損於乙。故也。工之施巧也。彼豈能
無所待而枵腹以從之也哉。物成其值之所增。必等諸其所食與廉者之數。故取其

全而計之。全國之財必無進也。今假有工焉。取一便士之麻枲。而織之爲偏諸物。成而售於市也。價三十鎊。此但自偏諸而輒之。若此工益物之值。至於七千二百倍也。者可謂多矣。乃叩其業之時日。則一二稔也。必以三十鎊爲所增。而謂二年之所食者爲非捐。可乎不可乎。使其人得三十鎊之價而願售。則彼二年中爲是之所費者。必等於三十鎊之數。則合而觀之。於國殖固無所進也。試觀業此之工。其成貨雖貴。而其人多貧。則知所得於其業者。僅足而無餘矣。惟力田之利。則又不然。其所供以爲租者。必盡復其所費。加贏之外。而後爲此。則此租者。其實進而真餘者也。

工商之民。欲富其群。必由節嗇。而農宗之所謂節嗇者。在輒其所得享之奉。所已區之費而爲之。蓋工商之利。僅能復其所前費之數。而不能益多。非輒其所應受者。則無由有餘也。故使工商歲匪所節。而盡其享樂之量者。力作雖勤。群無從富。至農業力田之民。則凡母財之區。以養彼者。彼得盡而用之。而於群不獨無所損也。且久之。不覺加富。蓋彼既復所費之外。尚有完贏。以爲增長漸多之利故也。國如法與英。其

民多地主力田之屬故俗驩處而國仍以富若荷蘭若日耳曼其民多工商國財非
力事織皆無由餘故富矣而民鄙民之生業既異則風俗亦以不同是故法英之民
雍容直率而愛人荷蘭與日耳曼之民則狹陋自私而谿刻也

案農宗之說其在當世已有非之者矣蓋以謂母財生於積畜則非節不富不徒
工商而後然也節而至於谿刻鄙陋則存乎事勢之所遭不必節者盡如此也其
所云英法荷德二民之異在昔已非事實降至今日愈不其然斯密氏於農民不
節斯富之說固亦非之而其著論之際則往往右農牧而左商工亦一時風氣之
移人也

工商食粟之民非地主力田二屬則無以爲養其物材固二屬之所出其廩食亦二
屬者之所積儲故統一群之而言之即謂工商爲有田與力田者之隸可也興豪
賄養執事於門內工商各操其業於門外而爲有田與力田者之所顧養則一也其
功之無所生利亦同也是故工商雖多其群不以富其於國財費者能復則已足矣

顧必謂食粟之民爲無補而爲有田與力田者之所不可則又不可也工被巧以成器商通遠近之有無而後一郡之生齒僅薄地之廣大以專而不分出其產以易百貨物良而費省是工商雖不自生因其所歸於能生者其利溥矣能生者得不生者爲之相而所生益多則其效無異於能生者矣

然則取工商之業而困苦禁制之者必非有田與力田者之利也彼之利墊愈恢工商之爲競者愈衆而後出利之民所取資於日用者愈廉工不鋗則本國之物產日滋商不屈則外國之產不可勝用也

易地而觀之彼工商之民亦無取於抑損力田者而使之利損矣蓋國財之所以給工商者即在力田者之贏利必使農人能復重費而大有餘夫而後國之工商日以益盛顧不抑之道安在無亦立至平之法建大公之基視民平等使得長享自由之樂云爾此誠富民之秘術用之則連是三者之風皆有利夫固非哀其一以益其一道也

荷蘭日耳曼之民前謂其多工簡而少治田者固矣雖然給是工商者亦舍治田者莫屬也其所與他國不同者在彼則灌輸於同國在此則挹注於異邦至其相待爲用之情未嘗稍異也

而尙農之國得工商之國如荷蘭日耳曼者亦大利矣農業不得工商之利爲用則其業不恢而難精今本國以政制之有失而工商之民以寡得彼之多者而彌縫吾之所缺乏者於事豈不益周也哉

是故農國疾惡商國務以計苦之設嚴榷加重征於其入口貨者計之至不便者也惟重則物價必高外物價高者無異內產價賤也內產價賤則病農而緣畝之民不勤緣畝之民不勤欲其田疇之間未之有也故農國欲所收之益厚而田功之日蒸也莫若反嚴榷重征之術而爲之視彼之商如昔之農而待之以至平大通之政國之富也誰能禦之

使其政誠至平而大通則其國始也雖無工商之民繼也將不期而自有豈獨有

之而已。其國盛豐亨可操券也。蓋農國之所以乏製造者。不僅以其術智技巧之不及也。而大抵亦由於乏財。自其國制爲通平不苟之政。而本業之利。常致大餘。而積畜至易。積畜易而母財日多。物盛而不過。不能盡施於田業而有利也。則求其旁通而工巧之末業。奮矣。彼親見一國之內。物材手指之既賸。而贈功之廉食。又無虞其告乏。當是時也。使其製作之巧習。不讓於外人。則所致之物貨必廉於遠國之間。關而至者。又無疑也。惜使製作巧習不及於專產之國者。而以材豐工廉之故。其始成之貨。亦可與遠致者埒價而售之。售之日久。而巧習益臻。則有以爭遠致之市。而遠致者以銷狹而愈昂。本產者以巧增而日賤。數稔之間。遠者自絕。不待禁也。且工業之事。其進無窮。彼既奪本國之市。而有之矣。使其物之本值誠廉。而名品誠上。則所奪於工商之國者。不僅本國之市也。勢將掩他國之市。而有之矣。農國工業。其自無而有而盛如此。而推其本始。不外立不苟之政。俾主客自由而已。豈有他器巧哉。

案歐洲工商之利。廿年以往。必以英吉利爲巨擘。英之熟貨。幾被五洲矣。而得利

最隆則於印度中國是已近歲以來德以勝治之餘而民力大奮格致之精深治
識之堅善駕駛乎度英而過之而法美荷義諸邦亦通變而不終顧英雖遇德之
勍與夫群雄競進之中乃赫然尚有以自存不至爲所奪而稍削者則守自由商
政之效也然則農宗此論其所明自由平通之義不獨能使工商之業自無而爲
有自困而爲亨也且能持己傾者使不至於覆保方衰者使無及於亡嗚呼惟公
乃有以存私惟義乃可以爲利事微之明孰逾此者

工業如此商業亦然以生熟二貨之日糧也母財日多其勢非農工二業所能盡用
之而得利也則轉而用之於通商之業以出其國所有餘之物產且農國之商其過
於商國之商猶夫農國之工之逸於工國之工也商國之轉貨而覓食也必自遠而
致之而異國則求諸國門之內而二者當有故使舟船之堅駕駛之善即遙於外人
尚可使入市之貨與他國之貴賤相若設舟船之堅駕駛之善與外人同則其貨必
廉而有以奪他人之市矣此山微至盛之所以易也

故農國之利莫若布不苟之政。關梁利通以徠外國之物產而無銅彼工若商之利市也。蓋惟此而後吾之地產可以得價而暢售。吾之地產得價而暢售而後地利盡出。積畜日多。積畜日多而後母財足。母財足而後吾國工商之業以起。則向之資諸外人者不轉瞬而爲外人之所資矣。

反是而觀。使農國設爲崇本抑末之政。凡外來之熟貨或禁之使不入。或設甚重之權以困苦之。則勢有必至。是農國之自損者。有一二塗焉。外貨以權重而價昂。夫通商者終於內外物產之互相爲易而已。故外貨之價昂。無異內產之值錢也。是設重權以自伐。一也。外貨之廉平者不來。則本國工賈之貨獨銷。本非所長。而據壟斷之利爲之。如此則其贏率騎厚。贏率騎厚。勢將使農業之母本已用者改趨。將用者變足。生財之業。由此以減。二也是故爲崇本抑末之政。而本業適以之傷。始則生貨降錢。而田菜之贏率以薄。繼則熟貨日昂。而末業之贏率騎厚。末業之厚猶本業之薄也。名曰崇之實以抑之。事有爲之甚切。而所得之效。適反其所期者。理財之政。多此類。

矣。

於是說者曰。由前之術農業而外工商日興。由後之術農業雖稍損而工商亦奪失。諸耕牧者亦可收之於製造轉運。國尙未必病也。農宗曰。是大不然。夫農國行大通之政。俾主客自由。將之而其國之工商奮發者。乃奮之於至足之餘。發之於持滿之末。夫是以阜財備物而國不病也。用崇本抑末之政。重困來貨。而使末利騎重。末利騎重。而民挹力田之母。而注於末業者。乃屈能生之功。以伸徒復之業。且爲之於國財未充之時。而棄其國所可盡之地力。國其病矣。烏由利乎。前之爲術。順夫自然之理也。後之爲術。逆取而亟致之也。故即用其術。工商之業果興。其於國也。無所利。况乎山禁制之道。而謂民之興業。同於寬大自由者。吾不信也。(以上皆農宗學者之言。斯密氏所隱括而叙列之者。)

格斯尼者。法士之以農宗計學鳴者也。其於一國之歲殖。前三屬之民。所各收財利之多寡。與夫食粟之屬。所以徒能爲復不能爲生。而於國財莫能增益之情實。皆以

算術推較而表列之。其首列者嚴而苦之。日計表則以著當政令不肯民得自由之日是三屬者所各得之分利也。當是時也國財所出將最多極其天時地力之量矣。而其民所各享之利實亦最爲公平樂易不可復加過是以往則國家禁之制有淺深或地主之權力獨張或末業之壟斷太過由是生利之民受侵削而能生者寡彼以謂農國之形每一苛令之行於自然之局必有所乘乘則歲殖之收必有所損歲復加歲損之又損其國財必以坐耗而民生以彫且其彫耗之遲速亦視自然之局爲所乘之淺深爲差而表之序次亦視此爲上下焉。

吾觀輒近爲醫有長於體而短於用者其言生理也則以謂欲一身之無病飲食動作必有定程違之疾作大違之則大疾小違之則小疾疾雖小必有所見端不可幸而悅也雖然此自生理之精者言之信如是爾而自所見之人事以云則人之居養至爲繁殊而康強茁壯之夫其所循者固不皆一定之則也且有灼然必傷之程而或冒由之以無罰者矣蓋人身盛壯之時其中生生之機自然有以相救而不自知

故雖起居飲食稍有乖宜其害不皆見也。吾聞格斯尼達於醫理然於明體之事爲多故其言治如其言醫以謂欲身之健必循至精之程欲國之休亦必用至公之政自由之俗也不知民既聚而爲群矣其人人自顧身家其中居養之事常欲其進而彌上者病國之民所與善國同然者也故其中雖時有偏苛之政驅束之苦而以民心自輔之殷常不至於爲害而其群仍有以自存夫繳繞之政固不利於民生而國財常進趨盈之機恆亦由之而少鬱然其鬱也終不若其自然進力之多則其進也猶自若至欲使之退行則愈不數數見矣今使如農宗之說必國政極公而民氣至舒者而後其群有日富寢昌之效下此者皆不能則吾恐字內自有合群成國以來將無一國焉可以企盛富治強之效矣所幸上天仁愛陰隲下民其於種權國土進盛之機其尊可省否固也而苟非極暴窮凶之荒國將皆有其自然者爲之除苛而解媿使民生不至於甚病亦如人一身之內苟非溝涵痛自暴棄之夫其起居飲食雖有不調不盡如醫者之所戒而生機未絕其人不徒不死且安享康強者有之矣

農宗計學，要成一家之言，爲晉計者所不廢。其說所頗謬大者，在以工商製造之民，純爲食衆。如童山赤壤之一無所生耳。吾嘗取其說而反覆之，得數議數條，如左觀此，則農宗之躊躇見矣。

一、農宗雖不以工商之屬爲能生，然亦許之爲能復所費有以織織繩繩，使國財相持而不匱矣。夫既許其能繼而不匱，則不得徒名之爲食衆之屬，而謂其全無所生也。今使匹夫匹婦，辟合之後，僅生一兒一女而去者，其於國丁口雖無所增，而謂爲無生則不可矣。在他人夫婦之能生三子四子者，國以之庶，誠較前者爲能生，顧不得獨謂三四子爲有所生，而前之得二者爲僅復而童然無出也。非有所生，不能爲復。故工商與農實皆生財之民，而農之所生，特較工商爲彌遠耳。使農獨受能生之名，而工商則食衆而已，此已甚之論也。

二、至其謂工商爲有田與力田者之隸，與臺廩養執事於門內，工商各操其業於戶肆，而爲有田與力田者之所顧養，則一此其說尤爲不詳也。蓋即如農宗之說，工商

雖不能生，尚爲能復。與臺斯養之業，未能復其費也。日用飲食，純爲順養者之所出。其所爲者，役終則利盡，無所復留。而工商之業，財貨相生，若爲循復，已之所費，常留於成器積資之中，則二者固斷斷乎不可同而視之矣。吾論功而分之以後利之有無，所以謂工商爲能生後利之屬，而僅僕斯養官吏倡優皆在無所能生之列矣。

三農宗之說，必爲工商製造之屬。於國財僅能爲復，而於通國利資，絕無毫釐之增益者，亦非極摯之論也。就令如彼所言，謂此屬之所產者，如其所食用年月日之所產等，其年月日之所銷，亦未得出由此。遂云其所業作者，於每歲地方人功所進之國財，爲無益也。假如一操工者，於稻登之後，以六月之功，成十金之貨，則雖彼於此半歲所食且用者，亦爲十金。而國要以此而獲十金之益，當彼方食且用此十金之費之時，彼之所成所值正等，則是十金未嘗費也。今設此十金者爲僅僕兵吏之所食用，則半歲而後，國財必縮十金明矣。故即工業之民，所成之貨，與所食者正等，而都市之中，終存此十金之物，比諸他食他用爲益多也。

案此第三條所駁雖所持之意不差而詞理鈍弱不足推倒原說如他處所駁者之犀利刻露也後之計家有云茲所辨者爲百工之事於國財有增進否平而觀之必有所增殆無疑義蓋即令如農宗家言工之所成適如其稟固已進矣況所成者合通國之工言之必過其所食者遠耶蓋使不過則工爲無所利之業夫民之所以盼盼勤勤者爲利進耳使庶所利誰則爲之故使工業於國財果無有增則其業旦暮且廢繼續之不能更無論於進盛矣且農宗謂工之儲蓄必賴其所食用者而爲之此亦非也工之所儲同於田者之租稅非必賴其宜食宜用者而爲之也乃取之於贏利之中所既食既用而有餘者爲之耳此蓋藏者之常道也此其著駁優於斯密氏矣其云即工之所成適如其稟於國財亦爲有進者意將謂物之貴賤無常視求其用者之緩急方其以食成貨則貨之爲用固急於所食之稟不然莫之爲也急則值貴故曰進也惟斯密氏以人功爲物價之本而農宗所見適與之同故雖覺其說之非而駁之不盡如此使知價由供求之多寡緩急

而成則農宗工商無所生財之說將不待辨而自廢矣

四國財之質每歲地力人功之所出非節資不能加多不獨工商然也即力田之農亦然國財之益有二術焉生財之能事益宏民之治業益以巧疾一也能生之功爲之者益衆二也能事益宏而言之則有人功手足之能事焉有假機成物之能事焉自百工之事易於爲分而分之可期於日簡而力田之業不能然則工商之益國財易而農民之欲益國財難也自生者益衆而言之民功不能徒衆也必先自母財之日充蓋母財者養功之食也而母財之充視乎積善積善在乎役財之衆與夫貸錢之家且自農宗之言農牧之民難容而工賈之民繼焉是工賈之能儉而善積實過於農牧之民然則能使國之母財日多而生之益衆者農牧之民又遜工賈矣五使農宗之論爲不刊則見諸實事者宜農國常富而商國常貧宜力田之民常逸而逐末之民常苦乃今不然則其說之不無漏義可決也蓋化國之財不盡於衣食而即以衣食言亦工商之國之所聚多於力田之國之所生也則試觀夫野與邑之

聞邑居之子未必皆有田也。彼但奮其邁衡之勤，能使物材歸之矣。而衣食之源亦以饒裕。商國邑也。農國野也。荷蘭以蕞爾之邦爲工商之都會。四鄰生貨之歸之也。如水之趨壑。所食之穀幾徧歐洲矣。彼常以熟貨之少許易人生貨之多許。而農國反是。商國之所施者養民常少。農國之所報者養人必多。農國以其多養人之產易商國之少養人者。彼豈知其虧折而爲是耶。民之所需不專衣食故也。由此言之。商工之民。其田之所生至少。而其力有以致天下之供。農國之民緣畝雖勤。其所安坐而享者轉不足也。然則農宗之說又不必然矣。

農宗計學。其言雖不能無過如此。然其學要爲斯人最大之制作。而自有計學以來。此爲最近真實者。誠言治之家所不可忽者矣。其爲國殖財富之生。必由力田。不從異術。誠爲過狹而失中。而至謂民生利資不在資貨金銀。而在民力所歲登而可用者。又謂欲地方民功所出之極其量。道在純任自由之美。而無橫加其禁制。則眞天下之公言。而其說之堅質不虛。雖與民孳相弊可也。農宗之說。歐洲大陸崇信者。

多此由人喜營圖之論。自以謂超越尋常所知者非常俗所得與。故其圖工商諸業爲無利之功也。短之所存。即喜其說者之所由多也。輓近授淫。遂成風氣於法國學者之中。別樹徽幟。號曰計學專家。始行於學。繼成於政法之條令。由之改絃。蓋民智方開。往往取前事之視爲固然者。更加審擇。而其間所施行垂著者。大抵以重本利農爲義矣。苦農之政。多所蠲革。即如曾田向之以九年爲限者。今乃爲二十七年矣。向也田之所收。各部不通籍籍。今乃聽民自爲。嗣梁大通。出國無禁矣。農宗學者。著論日多。所發明者。不獨計學。道國刑政。并包爲說。而語不違宗。篤守格斯尼之初旨。故作述雖。多少新異者。獨理維雅民群天秩一書。最爲明備耳。格斯尼者。謙退樂易君子也。其爲法國一時學者所推仰。蓋無異於古希臘之碩師鴻宗嘗聞米拉波馬基言曰。自有生民以來。其四制。制顯庸稱最重者。有三而已。一曰制爲文字也。有文字而後興章文物。得所託。二曰制爲泉幣也。有泉幣圖法。通功易事之局以周。而民之生計日裕。而其三則格斯尼之計表耳。計表者。合文字。

泉幣二者而明其用者也。故以文字泉幣爲父母而計表生焉。得計表而文字泉幣之功德益著。此近世之大制作也。其有益於生民方始。至後世乃收其利澤耳。其推崇之不遺餘力如此。

國之於野邑二業也。其政俗各有所偏重。如今之歐洲諸國。則常重製造若通商。而以邑業爲利於野矣。有其重邑。則亦有其重野者。重野則其視製造與通商也輕。如秦東諸國。其尤著也。

重野業之國必首支那。支那以耕農爲斯民之本業。田佛之品。其在支那也。尙於工。猶工之品。其在歐洲之尙於田佛也。其民以買田主地爲治生之上策。爲人事之要歸。全而有之者上。貧儻而治之者抑其次也。貧儻之租不高。而耕者之利入常可恃。通商者。支那人之所鄙棄者也。往者俄國使臣德圖支至其京師。嘗與其達官貴人論此事。察其意。視叩頭求互市者猶行丐耳。支那民航海所通國惟日本。頗不數數。而通國所以納通商者僅兩口。假令其國家弛海禁。通商之局。必不如是狹也。而彼

則於本國及遠人之船舶皆禁之

民尙製造之業者則貨轉生而爲熟轉生爲熟而後貨少而值多而轉輸便此製造之所以常先通商也使國之大不及支那而內地之互通不易則必與外通而後有濟且使境內之市場已狹抑同國異部相轉爲難非有外貿則工不競此通商之所
以養製造也製造之致盛也必視分功之詳略而分功之詳略又視市場之廣狹支
那地大民庶南北東西風氣衆殊江河之利交國中凡各省之產通於國而利已厚
矣支那之內市實無異歐洲之互市也故不待外市其製造之業足已興雖然使支
那以外市益其內則工業物產之盛必有更進於今者禁而絕之支那失也若支那
於各國有舟船之交通則各國之技巧爲所師資其民智將進其生事將益舒乃今
閉關自封所通者惟日本固支那之大損也

外則有埃及印度二國之民自古皆有等衰而父子世守之業從之巫者之子常爲
巫士者之子常爲士而傭作之子常傭作焉百工之業亦有世守冠者之子必學爲

冠也。職者之子必學爲職也。巫之品第最上而執兵之士次之農之品先工而工之品先商賈。

以其俗之重農故國家於田功農利最亟埃及之先王嘗爲渠嗣以分尼祿河之水利此爲古之駛工即今喚駛商行人過其地猶可想像也印度之死伽河古亦有分渠雖不若尼祿河之著稱要亦天下鉅工也故二國雖荒歉時有而皆稱上腴其民極庶矣而至今中稔之年外輸之粟運舡銜軫足以飽數國也吾聞古埃及人以海爲鬼鄉畏途而印度有根都教者禁於水上作火致操舟者於舟中不得事炊烹則張帆遠駛之事不禁自絕矣故二國產所有餘而外輸者皆他國舟舶爲之轉運由此而銷揚狹亦由此而物產不審不善者不獨生貨也其熟貨爲尤甚蓋熟貨之有待於銷揚亟於生貨業職者年之所成不下三百雙而其家之用者殆六雙而已足欲所業而成者之無滯積必銷之以五十家而後可是故國中至衆之工五十家而一或百家而一至矣至於農人則若其法一邦者殆半若參其國之戶口最下者亦

五而一之然則一農之所殖銷之以四家一家若一家之不耕者猶可以無害也故農國雖市場甚狹無害不若工者之必得廣市也埃及印度古者雖無外通之商而國中之水網密而疎交有以周一國之內市故無害也況印度幅員廣而戶口稠則製造之工雖不外通而猶可以盛獨古之埃及其廣袤不及今英則外市絕而內者又微斯難乎其爲工業耳是以孟加拉一部其出粟既殷而製造之產亦夥而古埃及出者惟麻布及他一二事之熟貨終不若其出穀之美且多當羅馬全盛時實仰埃及爲貿易也

若支那若古埃及若五印度分建之諸國其君之賦稅皆於田征之所謂地租者猶歐洲之什一賦隨歲收之多寡爲上下任土物征之可案成法佔其值征泉幣亦可故其國之君斤斤於田畝之治否者蓋王用之舒蹙恆視田畝之利爲盈虛也

古希臘羅馬之方爲民主也其農民之品第亦較之工商爲高而其於東方諸國異者彼非重農民也以抑工商而農相形重耳考希臘諸邦有禁民與外國互市者矣

又希臘最重民之樞力。常設百戲以長習之。以工業之事多致羸弱。捐捷捷之能。不利爲戰。故民間工業多令僮奴有罪者操之。而編戶齊民以爲禁。且既屬之奴矣。則雖其中有不禁之部。若雅典若羅馬。其民雖欲爲勢。將不可。蓋工賈多豪者之奴。挾其主之財力地勢。執一業而爲之求利。則貧民編戶。雖與同業。必不能競。而得利於其間也。且工業既以奴操之矣。則業之不張。又其勢也。奴之性習。主於奉法守常。鮮獨闢出新之慮。故分功之由略而加詳。器用之由粗而漸精。於奴皆無望也。古以來凡機器之省功。新法之利用。皆自由之民之所爲。奴無有焉。且使奴而爲省工之機。其主人未必以爲利也。且以謂奴惰而責之矣。是故同一工也。以奴爲之。則費平民爲之。則廉。吾聞法土滿特斯鳩言。匈喝利礦瘠而其利厚。土耳其礦腴而利反減者。民功與奴功之異也。民功則多用機。而奴所用者如牛馬然。手足而已。當古希臘羅馬時。其時物值市價。見於傳記者少矣。而自可見者推之。則物之稍精者皆奇貴。如絲。則與黃金相權以爲易矣。當是時。歐故無絲。至者必由印度。則絲之甚貴。猶可以

道遠難致解也。然史言某妃買精麻布，其價亦奇昂。麻布歐之所產，最遠者不過埃及，而其價之昂如此，此不得以道遠難致解矣。則由於工費無疑，而工之所費者，機劣功儻而稍者難就故也。即其時之縣匠精屬價亦不貴。柏來尼言其染工每磅重者費百特那理，百特那理以今幣言之，則三鎊六先令八便士也。他舊載染工千特那理亦有之。此其貴者固在染，而由此可推其尉之至奢。蓋非甚奢之質，所施之染莫肯爲此貴者。柏來尼尙載其時台吉利那之價。台吉利那者，譯云薩義也。其奇貴至抵今幣三萬鎊三十萬鎊之多，則尤令人狂而不信矣。吾聞阿爾柏諾滿師言古之男女，其衣材異者較今爲少。此說是也。至又謂以物材相訛之無多，故古之衣服，方今爲省費，則其說反次。蓋當盛服極貴之秋，則物材之相訛者必少，而自工業之益精前之貴者，後以易成而降賤，則材之等次必多。此自然之理也。於斯時也，貴富者既無以自別於常人，則爲之備物而多有者，以夸耀其富焉。此物材少異之時，之所以不能不貴也。

一群之民其中最重之商業莫若野邑之自爲通邑業之物材與其旦夕之所需皆出於野其所以與易者則邑中人力之所製造者矣是故邑野之間雖若行之以財而其終事也實不外生熟之二貨熟者貴無異生者賤生賤則野業必病而緣畝之民不競而求田園之治關難世之音重農者莫不云崇本抑末矣不知末不可抑末抑則邑業衰熟貨貴而野之生貨銷市日狹吾未聞使銷市日狹者爲崇本之道也是故古之重農而困商賈者意欲其民之敦本業也不知由其道而行之商賈困矣而農亦未有不從之者也故徒持古者重農之說以與商宗保商之說相衝則重農者所爲之謬過於保商也保商者壅利源之自然以使商之贏率加厚雖流弊孔多而求得所欲何則商固利也重農者欲重農而狹農產之銷市重之不能反以害之夫邑野二業既皆有國者所不廢則互相爲用意無取偏重於其間也保商者欲民之用財趨於末業重農者反之而其實皆遠自然無益而有害一群寢盛之機坐其所爲而鬱其中地利民功之所出爲之日減而不見多

是故保商重農伸此抑彼之方舉無可用而惟因任民生群理之自然而生理自進使其民不逐姦利而奮侵牟之私則一切宜聽民自爲以營生計其用力役財以與外物爲競之術民之自爲虛最詳取而代之烏有當耶使爲民上者必以是爲已責取民之所自謀而代之以爲如是而利如是而損則必少可而多誤蓋其所爲者本一人神智所不能周者也且所謂因任自然者亦非苟然無事已也則亦爲其所當爲者而已其所當爲者有極簡而易施之三事皆民上之大責也一曰禦外侮勿使民之身命物產爲外寇之所侵奪次曰禁民非用至平之法於其民以絕奸宄之暴其良弱此事誠難然以爲彌縫可也三曰圖國功一國之中常有至大之工與夫不可少之局事非一家一黨之私利則莫之獨爲爲之雖其利常不復而其事又關於一羣者甚鉅則國家之所不讓者正在此耳

夫是三者固民上之正職矣置而不爲則失其所以爲上者而治廢過此而事則侵民自由而害生雖然三者不能徒爲也將必有其爲之之費此賦稅所以不可少

也。吾之全書實分五部。甲乙丙丁。已前其矣。戊之所言。專明賦稅。首言國家不容已之度支。何者。宜賦於通國。何者。宜征之專民。次言成賦諸法不同。而各有其利弊。終言國債之事。何由而生。而於國殖利害。何若。此部戊所以總分三大支而爲論說之次也。